

葉紹鈞等著

小說彙刊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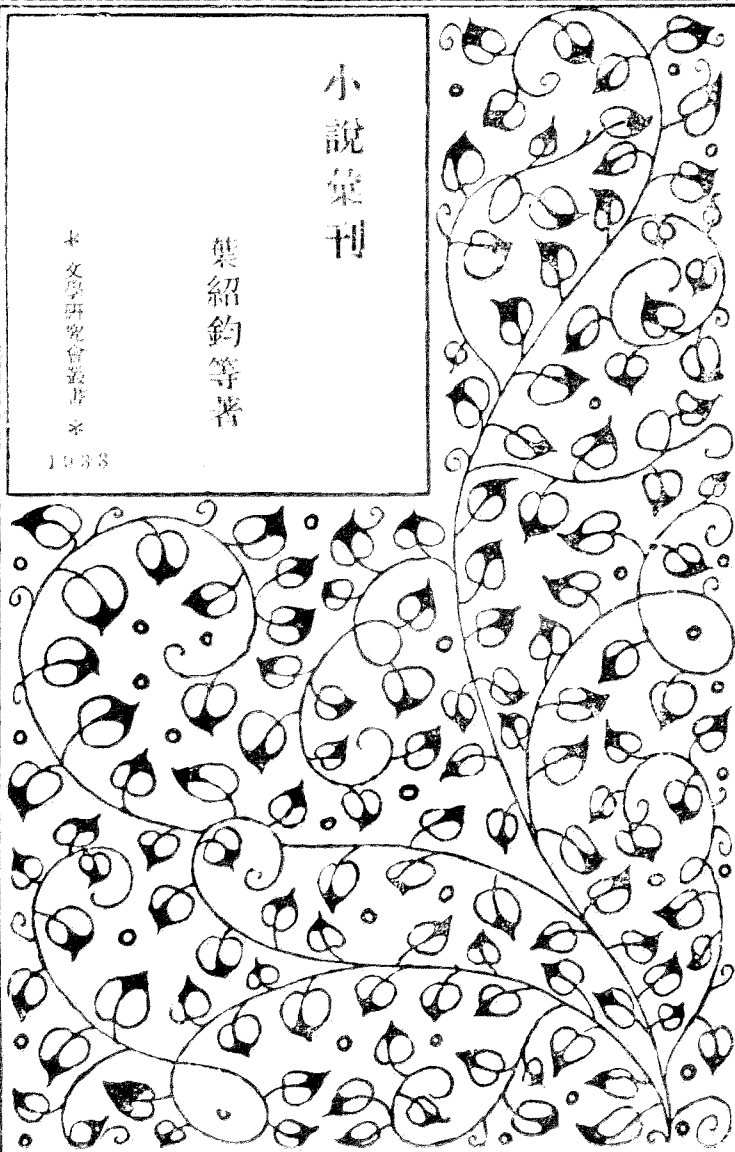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小說叢刊

葉紹鈞等著

＊文學研究會叢書＊

1933



困不敢不勉爲其難  
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 
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印裝製  
 不能盡如原式專勢所限想荷  
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 垂督

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

# 印必究

印發  
 刷行  
 者兼

商 上海河南  
 務 河南  
 印

發  
 行  
 所

商 上海及  
 務  
 印

加運費

文學研究會叢書  
小說彙刊目錄

雲翳……………葉紹鈞

義兒……………前人

飯……………前人

別……………朱自清

一個月夜裏的印象……………盧隱女士

郵差……………前人

傍晚的來客……………前人

一個快樂的村莊……………前人

金丹……………李之常

一對相愛的……………前人

這麼小一個洋車夫.....陳大悲

馬路上底一幕戲.....前人

哭中的笑聲.....前人

命命鳥.....許地山

愛之謎.....白序之

幻影.....前人

## 雲翳

葉紹鈞

「一體」這兩個字，最能說明我們的關係了。五官，四肢，臟腑，筋骨，種種配合而後成一個身體，不能分割。有了頭部，缺得了足麼？有了臟腑，缺得了筋骨麼？我們最好不要題出什麼五官四肢等等名詞來，也不要說這是身體的一部，那是身體的又一部，止是這麼想，這配合完全的是一個身體。你若說，伊是我的妻，我是伊的夫，那就錯了。因為同我們題出名詞，把我們分割開來了。我們原是一體呀。若是打我一下，兩個都感到痛楚；看伊一眼，兩個都覺得光輝；有思想，就是兩個混合構成的；有行動，就是兩個共同表出的；——實在沒有適當的言詞可用，說「兩個」「混合」「共同」已經不切於實際了。人家往往說人與人的隔膜，或者朋友兄弟父子之間是有的，我們倆絕對沒有。伊就是我，我就是伊，便是強要同我們分割，有什麼效果呢？

「最可憐的，有許多人自己把一體分割開來。從極微細的事件裏，就可以看出至愚極蠢的自殘的計較。他們硬要講自由，規定兩個的自由權，這一個得到的信，那一個不給代拆。信裏有秘密麼？便有秘密，自己還要瞞着自己麼？他們全不想，就這麼做了。於是一體分割了。他們反而說，「誰的心裏都埋着不可告人的秘密，」「兩個之間，至少有百分之一的不滿意，必待容忍纔行，」「這是自然律，無可逃避。」誰知道造成這自然律的，就是他們自己！他們止消對於這個所謂自然律全不信仰，認定什麼是一體的意義，他們就有福了。如不信，請看我們。」

小說家孟青同他的夫人異常愛好，他相信夫妻不是兩個獨立的人，夫妻相合纔是社會中間一個單位。以上一番議論，是他常常向朋友講的。當朋友問他「你們的愛情究竟到什麼程度？」或是有人談夫妻隔膜的事件的時候，他就開始宣傳他的教義了。他莊重的臉紅漲着，訥訥地說，聲音沈重，欲使每字都注入人的心坎。人家很隨意地嘲笑他，說他是空想之論。天然是一個人，怎麼能併為一個。縱使理論上說得非常圓滿，實際還是兩體。他就堅毅地答辯，說「這個境界確是有的，你們止須真能體會，便信我言不謬。現在你們駁詰我，你們不是我，不能知道我所體會的，所

以無法取信於你們，可是我所說的確是我所體會。」人家總對他露不信任的笑容，或是故意提起別的話言，以免再事論辯。

孟青作小說很多，大半成於他的寓樓。秋季的一天，窗外的天純作深藍色，大氣融暖，使人起暮春的感覺。瓶裏的羊腸菊雞冠花露出芳春的顏色；羊腸菊的鮮黃的花粉落在桌上，鋪成薄薄的一層，引起孟青浮盪無着的冥想。忽然靈機一轉，他早先搜集的材料，預備作小說的，結構完成了。他就展開稿紙，舉筆寫成以下一篇小說。

無論先生學生，差不多是一個樣子，放了假再做功課，覺得太對不起自己了，似乎平日做功課純是爲別人的。於是平日一切慣行的事全變更了，周身的細胞都不安定了，結果止獲得一個『無聊』。早上醒來，便想起來吧？更想早起也沒有事，便躺着看帳頂，看了好久好久，以爲時間去得很多了，懶懶地坐起來，看看小鐘或是手錶，還不到平日起身的時刻。起身之後，刷一回牙齒延了二十分鐘，洗一回臉延了三十分鐘，對着朝餐，似乎並不飢餓，噢他實是多事，但也可以延這麼一



二十分鐘，就隨便喫了。回到房間裏，坐上久與爲伴的椅子，覺得有點奇怪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適。姑且拿一本書看看罷。看了半行，沒有興味，便翻過幾頁。那知更糟了，第一第二個字便非常可厭。止得將書擱在一旁，順手提起筆來，寫什麼字呢？隨便從報紙的殘幅，枯黃色的日課表上，看到一字，便照寫一字。寫不到幾個，又想這算什麼呢？——於是紙和筆被捐棄了。這時候沒有希望，沒有愉悅，也沒有哀苦，止覺一個廣大無邊的『無聊』包圍於上下四方，如沒入水裏，有掙扎不出的不快之感。

雙十節那一天，學校照例放假。這是個特別的假日，許多學生先生們發狂似地高興，一早起來便升旗歡呼，布置會場，聯謀聚餐。別的假日總來侵侮他們的，今天是被卻退了。但並不完全失敗，他努力地單攻符先生一人，竟得比往日格外勝利。符先生的周圍和內心給他完全佔領了。

符先生朝上起來，同別的假日一樣，溫習了一切無聊的舉動；坐在書桌前，覺得更沒有法子可以消耗這連綿悠久的時間。從窗間望出去，走過廊下的人都帶着興奮的假笑。心想他們有什麼可樂呢？無端地規定了一個日子，大家對於這一日便發生快感，強烈而真摯，這也可說是瘋狂。

的一類，瘋狂是何等地可憐；但是他們那裏覺悟呢？粗豪雜糅的歌聲作了，接着拍掌歡笑的聲浪起了。符先生聽着，無聊到極點，還是不聽吧？——然而種種聲音偏要刺入他的耳官，一回震盪，便如周身加一重裹紮，自知此刻若有事可做，當得舒服一點；但是刷牙齒，洗臉，看書，寫字都做過了，都沒有效果，不願意再做，還有什麼事可做呢？

他實在有事可做呢。他每天寫一封信寄他的夫人，成爲慣例，此刻他正可以做這一個工作。他想起了便取出信箋來，一壁磨墨，一壁凝想。窗外廊下經過的人時時牽動他的視線，使他思想不能集中。他就將窗簾下了。他希望將全部的情思傾注於夫人的心底，從這封信裏，他開始寫：

「今天光明的陽光，青蒼的雲天，同昨天一樣。但是有許多動作和聲音與我接觸，使我起不可名言的岑寂之感。他們都慶祝佳節呢。他們的面容笑得變了模樣，喉嚨喊得幾乎啞，四肢軀體都浮漲，走路時呈異樣的態度。人家說起來，這何等熱鬧呀！在我聽着看着，止覺得格外地孤寂。他們和我不相愛，不相了解，他們越熱鬧，當然我的孤寂越顯著了。惟有同着你在—起，我就如有了全世界，有一切的喜悅和驕傲。」

他寫到這裏，心想假若此刻真同伊在一起，就可以卻退那個敵寇——「無聊」——麼？他就回溯以往的經驗，小小的書室裏，和伊默對無言時，也曾感覺強烈的無端的煩悶。信裏的話豈不是不盡真實了麼？以下又怎麼寫呢？現在腦子裏似模糊又似空洞，竟想不出再可以寫些什麼。他這麼想着，覺得這封信沒有寫的必要性了，或者換過一張信箋，不要這麼說吧？停一會兒再寫吧？但是他立刻認定所想的都不是。每天必寫的信，怎麼可以忽然間斷？沒有寫的必要性當然是不通的話，不這麼說，又怎麼說呢？總覺得對伊這麼說是最應當的。停一會兒寫，此刻做什麼呢？況且遲寄了，伊不能在今天晚上接到，豈不累伊等待而失望？於是決意續寫下去。他想到伊昨天來信說起身子有點不爽快，我應得問伊一聲，並且好好地安慰伊。他就續寫：

「你說有點兒不爽快，使我急切地想念。這幾天天氣雖好，朝晚總有涼意，你起得早中了寒麼？沒有注意風來的方向隨意開了窗麼？最使我難受的，就是不知此刻你已佳健了沒有。四百里的相隔，本來算不得什麼，搭乘了火車當晚就可以相見。可是明天一早我就有課呀！

「若是還是昨天這樣不爽快——是我萬分不願意寫的幾個字——千萬不要容忍，趕快請蘇醫生診治。這不是我的話語，不是我的文字，乃是我的心音。你是愛聽我的心音的，一定能照我所說的做。若是早已舒適如常——我祝禱的就是這樣——千萬不要努力學畫，一刻也不肯休息。園裏枇杷樹下，若是天氣晴好的時候，可以多坐一會。在那裏看看畫帖，或者諷誦幾首小詩，於你的精神是有益的。菊花想來開得盛了，我很想立刻回家同你一起玩賞呢。」

他寫到這裏就停了筆，計算歸期應在何日。後天星期五沒有課，星期六止一課，可以託人代授，自然是後天了。這時候會場裏合唱國歌的聲音起了，一頓再折，愈折愈高，轉入低徐而畢。他聽着歌聲，一壁想起行旅的不便；三點鐘光景的乘車差不多有三天的悠久，車座的擁擠，上下的勞頓，都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他又想，伊有不適，不應當回去看看，并且安慰麼？旅程雖然可怕，止得耐着。況且伊何等地望着我。若是止說一句空話，我想立刻回家，豈不使伊將疑爲敷衍之詞？他就很堅決地寫下去：

『你是知道的，後天星期五是我可以歸家的日子，我一準乘頭趟車到家。你看到這一句怎樣歡喜，我是全能猜知的。你的心一定笑了，縱使不很爽快，也減去大半了。後天你或者同上一次一樣，到火車站等我吧？這個我是說不出地歡喜；但是記着，身體有萬分之一的不爽快，就不要走出來，雖然從家裏到火車站是很近。』

他擱筆了，從頭至尾讀了一遍，覺得今天的信太短，止寫了兩張半信箋。往日總寫到四五張呢。這非再寫一點不可。忽然提起筆來，衝動地寫：

『算我現在已到了家，正同你聯坐閒談，豈不有趣？你有趣味濃厚的故事講給我麼？不，我先來告訴你一個有趣味的夢。』

他的筆忽然頓住了，彷彿有什麼力在那裏按捺的樣子。他須得考慮一下，那個夢要不要寫上去。於是他將昨夜的夢細密地溫理一回：月色濃厚的花園裏，齊蹀的草花栽成圖案畫的花紋，中間一大堆菊科的花，他也不知其名，但覺美麗得醉心。他坐在花旁涼椅上，全身浴在月光裏。旁邊坐着一個女子，顏容靜美，難以描寫。潔白而鑲花的上衣，露出嫩紅的膚色；且能辨胸部的漲縮。

伊同他談話了，談的是美麗的詩歌，名家的繪畫；每一個聲音使他陶醉，每一句話言使他傾倒。他覺得無論同什麼人談話，沒有這回的有意味；人間伴侶的真情愔，惟有這回纔真實地交流呢。他愉極悅了，一切時間空間的觀念都滅，止覺和伊融而爲一。便是個其大無外的實體，莫窮始終的悠久。夢忽然醒了，他未免起一種懊惜之情。一轉念間，便又自慰，這雖是個夢，然究竟有了這樣一個夢了。

他將那個夢溫理完畢，覺得不能夠寫上信去。他以為自己雖沒有別的心思，夢是自然來的，但給伊知道了或者要引起疑猜。兩人之間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他就想把第三張換過重寫。可是他取出一張空白的信箋時，隨即放下，仍舊在已寫大半的那一張上續寫下去：

「花園裏全被着月色，一切卉木花樹都顯出幽靜淨美的姿態。一個涼椅，在花叢之旁，差不多神仙的座位。我同你並肩坐着，這是何等的樂事呀！你唱新月之歌，又唱那支小鳥，你的聲音柔美極了。我講起組織新村；講起糾集同志，同你我一樣的已有了數十家。你說你能

爲新村布置點綴，使他有美術的意味。談了不知多少話，忽聽夜鳥飛鳴，你我纔住了口。後來不知怎麼，模模糊糊地記不起了。你昨晚也作這個夢麼？你還記得以後我們怎樣麼？

第四張已有五行了。他重看纔寫的一節，自思這個不誠無關緊要；況且惟有這麼寫纔使伊歡喜。決定是這樣了，他不復加以思索，又動筆寫完第四張的餘幅：

「今夜有提燈會，到處都有。他們這種狂熱的感情的舉動，你一定不高興看的。你自有你愛看的東西。他們瘋狂大作的時候，我這封信到你的手裏了。我願你當讀我這封信的時候，得到無上的心底的愉快！你的瑜！」

符先生摺疊四張信箋，插入信封，寫了地址，封固了，立刻命僕人投入郵筒。他呆呆地坐着，聽禮堂裏有浮散的多人的語聲，腦子漸漸起麻木的感覺。那個敵寇——『無聊』——又猛烈地進攻了。

孟青做完了這篇小說，細密地審讀一過，想付小說雜誌星發表。他忽然想『篇中』兩人之間

本來明澈如青天，何苦無端加上一些雲翳呢？」這句話，正可以供此刻的考慮。不要自己卻違背了這一句。若把這篇發表，伊是愛讀小說——尤其是我的小說——的，立刻可以讀到篇中寫符先生的心理，原從觀察他人而得。但是太細密了，伊或者要疑到我自寫心象語？那就糟了，我並沒有這回事，卻因一篇小說給伊個引起疑猜的暗示——我對伊不盡出於真誠，我們是一體呀，有一點兒疑猜，便分割了。伊到底要疑猜麼？易地以處，我也要……」

他想得非常可怕，似乎這篇一發表，一切幸福都犧牲了。於是決定不發表，又想原稿留在行篋裏，將來總有到伊眼前的一天，這仍是個危險，不如把他毀滅了乾淨。『擦』的一聲，他手裏的燐寸發火，燒着稿紙，這篇小說終於埋在灰裏和他的心裏。

擦  
燐  
寸  
發  
火



## 義兒

葉紹鈞

義兒最歡喜的東西就是紙和筆了：不論是練習英文的富士紙，印地圖的考貝紙，寫大楷的八都紙，乃至一張撕下的日曆，一葉廢餘的文格，不論是鋼筆，蠟筆，毛筆，鉛筆，乃至課室內用殘的顏色粉筆，一到他的手裏他就如獲得世界的一切了。他的右手一把握着筆幹，左手五指張開按在鋪着的紙，描繪他理想中的人物屋鳥；他的頭總是側着：一會兒偏左，一會兒又偏右；舌尖露出於上下脣之間，似欲禁止呼吸的樣子。他能畫成側形的鯉魚，俯視形的菊花，從正面看的農屋。他畫成一樣東西，常常要端相好幾回，還加上幾筆或竟加上一部分。有時加得高興了，鯉魚的鱗片都給畫上短毛；菊花的葉瓣儘管加多，致全花湊不成個圓形；從煙突噴出的煙越塗越多，佔紙面比屋子還大。他看看這不像一幅畫了，就在上面打一個大×，或者撕碎了，疊起來再撕，屢次這樣。

以至於粉碎。他留着的畫稿，都摺得很小，積存在一個舊的布書包裏。

他當然同別的孩子一樣，歡喜奔跑，歡喜無意識地叫喊，歡喜看不經見的東西，歡喜附和着人家胡鬧。但是他不歡喜學校裏的功課。他在課室裏難得靜心，除了他覺得先生演講的態度很好玩，先生如狂的語聲足以迷住他的思想的時候。若是被考問時，他總能夠回答，可是止有片段的，不能有完整的答案。所以他的愚笨懶惰等等罪名，早在他的幾位先生的心裏成立了。就是那位圖畫先生，也說他不要好，止知亂塗，畫的簡直不成東西。這是的確的。他逢到畫圖的功課，隨隨便便臨了黑板上先生畫的一幅畫，繳給先生就是了，從來沒有用過一點心希望他好。

他的父親早死了，母親養護着他，總希望他背書像流水一般地快，更讀通一點英文，將來好成家立業。但是實際所得的止是失望和悲傷。義兒今年十二歲了，高等小學的二年級生了，讚美他的聲息一絲也聽不到，卻時時聽得些愚笨懶惰歡喜搗亂等對於他的考語。伊很相信這些考語是確實的，不然，何以義兒回了家總不肯自己拿出書來讀，必待逼迫着呢！又何以總是一字一頓地讀，從不會熟誦如流水呢！他止歡喜捉蟲子，釣魚兒，塗些怕人的東西在紙上，這不是搗亂麼？

——而且有什麼用處呢？伊想到這等情形時，就很自然地引起伊舊有的胃病。「我的心全在你的身上，現在給你撕得粉碎了。」伊老是向義兒這麼說。義兒聽了，也不辨這句話是何等地傷心，止覺得意味非常淡薄，值不得容留在腦子裏，所以他一切照着平常做去。

有一次他將積蓄着的母親給他的錢買了兩匣紙煙匣內的畫片，有兩次跑到河邊，蹲在露出河面的小石上釣魚，再有幾次，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逛，直到天黑纔回家，都惹起了母親的惱怒和悲感。伊知道同他說傷心的話絕對沒有效果，但是總希望得到一點效果，便換了個似乎較有把握的辦法，就是打伊的細瘦慘白的手握着一支量衣的尺，顫顫地在他身上亂抽，因為怨恨極了，用了好多的力氣。可是他一聲都不響，沈靜的臉龐，時而一瞬的眼睛，都表示出忍受不屈的意思。伊呼吸很急促，斷斷續續地問，「可知道你的錯處麼？下次還敢這樣麼？」他止當沒有這回事，並且偏轉他的頭。伊沒有法子了，餘怒裏偏萌生一絲智慧來，就說，「假如下次不敢，我就饒恕了你這一次。」這時候他的頭或者微微一搖，或者輕輕一點，或者止有搖或點的意思，都可認為悔過的表示。伊的手就此停了，伊的怨恨就此嚙下去了，事情就這樣完結了。可是伊的失望的心

因此而凝固，伊相信義兒是個難得好的孩子，想起的時候就默默流淚，怨自己的命運不好，更傷悼丈夫早死。

母親終究是母親，雖然覺得今後的失望是注定了，義兒上學校的時候，伊總要問他穿的衣服够不够，肚子吃飽了沒有；有時買了一點吃的東西，或是人家送了什麼餅餌糖果來，伊總把最好的留着給他吃。他是難得好的呢，他是引起自己的失望和悲傷的呢，伊都全然不想到了。

義兒還有兩位叔叔，也是常常斥責他的。不知爲什麼，他對於那位三叔特別害怕，一看見就周身不自由起來，好像給束縛住的樣子？對於他的劣蹟三叔發見的最少，因爲他看見他時總是很安定很規矩的。人家發見了義兒的錯處，就去告訴三叔，借他來達到訓誡的目的——就是義兒的母親也常是如此。三叔訓誡義兒的時候，義兒的臉龐就紅了，不敢現沈靜的神態了，頭也不敢偏轉了；三叔教他以後不要再這個樣子，他就很低很可憐地答應一聲『知道了。』勝利每爲三叔所操，他因而發明了處置義兒的祕訣。

他向義兒的母親和旁的人這麼說，『處置義兒唯一的方法，就是永遠不要將好顏臉對他。』

我就這樣做，所以他還能聽我的話。」義兒的母親對於這句話非常信服，可是伊熬耐不住，不能不問暖，問飽，留最好的東西給他吃。

一張山水畫的明信片，上面有葱綠的叢樹，突兀的山石，藍碧的雲天，紆曲曳白的迴泉，義兒從一個同學手裏得到了。他快活非常，如得了寶貝，心想臨他一張不乾不淨的顏色盒，是他每天攜帶的，他取了出來，立刻開始工作。一張桌子不過一方尺有餘的面積，實在安放不下墨水瓶，硯臺，顏色盒，明信片，畫圖紙，兩條手臂等等東西。然而一個課室裏要佈置五六十張桌子，預備五十個學生做功課呢，怎能顯得各人過分的安適？好在義兒已經習慣了，侷促的小天地裏他自能優游如意。此刻他將墨水瓶擺在硯臺上面，明信片倚於瓶口，就髣髴帖架托着畫帖。左手拿着顏色盒，桌子上面就有地位平鋪畫紙了。他畫得非常專心，竟忘了周圍和自己的一切，沒有思慮，沒有情緒，止有腦和手聯合的簡單的運動，就是作畫。同學的喧聲和沈重而急速的腳步，或是走過他旁邊的暫時止步而看他一看，於他止起很淡很淡的感覺，差不多春夜的夢一般，迷蒙而杳渺。

功課又開始了，同學都上了他們的座位了，英文先生也進了課室了，他周圍的空氣全變，而他如無所覺，還是臨他的畫。

豎起的明信片很引人注目，況且義兒坐着作畫的姿勢，英文先生一望便明白了，他不免有點兒惱怒，『你在那裏作畫，連課本都不拿出來，分明是不願意上我的功課。』他這麼想，宏大而嚴正的呵斥聲就從他喉間湧出：『沈義，你做什麼！現在是什麼時候？你的課本那裏去了？你不愛上我的功課，儘管出去，你在課室外畫一輩子的圖我不來管你，在我的課室裏卻容不得你這樣懶惰搗亂的學生！』同學們聽了，有的望着義兒看他怎麼下場；有的故意看書，表示自己的勤勉；更有的相着英文先生紅漲的怒容止是輕笑；課室內暫時靜默。

義兒給喚醒了，還有幾株小樹沒有畫上，他覺得不快，像睡眠未足的樣子。他知道不能再畫，便將明信片畫幅顏色盒放入抽屜裏，順便檢出讀本來，慢慢地翻到將要誦習的一課。他並不看先生一眼，臉容緊張，有懊喪的神態，這更增加了英文先生的怒意。『早已說過了，若是不願意，就不必勉強上我的課！你惱怒什麼，難道我錯怪了你？上課不拿出課本來，是不是懶惰？因你而妨害

同學的學習，是不是搗亂我錯怪了你麼？」

『是的，沒有錯怪』義兒隨口地說，卻含有冷峻的意味。『現在課本已拿出來請教下去罷，時間去得快呢。』同學們不料義兒有這麼英雄的氣概，聽着就大表同情，齊發出勝利的笑聲來，剛纔的靜默的反響就是此刻的騷動了，室內不僅是笑聲，許多的足在地板上移動的聲音，桌椅被震搖而作的咕咕格格的聲音，英文先生擲書於桌並且擊桌的聲音，混成一片。

英文先生覺得這太不可堪，非叫義兒立刻退出課室，不足以維持自己的威嚴。他就很決斷地說：『你竟敢同我鬪口！你此刻就出去，我不要你上我的課！』實在英文先生沒有仔細地想，說這句話是危險的，假若義兒不聽話，不立刻退出課室，豈不是更損了威嚴麼？果然，義兒聽了驅逐的命令，止將身體坐後一點，以為這樣就非常穩固了——他絕對沒有出去的意思。同學們的好奇心全部湧起了，先生的失敗將怎樣挽救，義兒的抵抗將怎樣支持，都是很好看而快要表演的戲文。他們望望先生，又望望義兒，身軀頻頻轉側，還輕輕地有所議論，室內的空氣更顯得不穩定。

英文先生臉已紅了，他斜睨義兒，見他不就；又見許多學生都如帶着諷譏的顏色，這是何等

的侮辱呀！他的血管漲得粗了，頭腦岑岑地響了一種不可名的力驅策着他奔下講臺，一把抓住了義兒的左臂，用力拉他站起來。義兒有桌子做保障，他兩手狠命地扳住桌面坐着不動；他的臉色微青，堅毅的神采彷彿勇士拒敵的樣子。英文先生用力很猛，止將義兒的左臂震搖，桌子便移動了位置，且發出和地板磨擦的使人起牙齒酸麻之感的聲音，義兒終於支持不住，半個身體已離開桌子了；桌子受壓不平均，忽然向左傾側，一霎的想念起於英文先生的腦際，以為桌子倒些一定發重大的聲音，這似乎不像樣子，他就放了手。義兒的身軀重復移正，桌子便穩定了，課室內的戰爭於是暫時休止。

同學們觀戰，早已忘了自己在什麼地方了；有的奮一點無所着力的力，同情於義兒的拒敵；有的止覺此事好玩，最好多延長一刻；有的覺得這是個機會，便取出心愛的玩意兒來玩弄，或是談有趣味的話。總之，在課室之內，上功課的事是沒有人想到了。直到先生放手，驚奇的目光又集中於先生之面。英文先生的手放了，忽然覺得這個動作太沒意思，況且許多學生正看着自己的顏面呢。但是，再去抓他也不好，要再抓何必放呢？窘迫的感覺包裹全身，使他不能正眼地看周圍



諸人他止喃喃地說，『你不出去也好，我總不承認你在這邊。剛纔的事，退了課再同你講。現在且上功課，你不愛上，同學們要上呢。』他很不自在地走回他的講臺。

學校裏從此起風波了：英文先生將義兒的事告訴了級任先生，說以後一定不要他上我的課。級任先生口裏雖不說什麼，心裏卻異常躊躇，不要他上課就是不肯教他，學校裏那有不肯教學生之理，並且在英文課的時間叫他做什麼呢？若是還叫他上英文課，英文先生的面子又怎麼顧全？說不定英文先生因此動怒，又生出另外的枝節來。級任先生如受了重大的激刺，覺得滿心都是不爽快，他就告訴了義兒的三叔，他們倆本是天天在茶館裏會見的茶友，許多同學呢，他們將義兒的事作爲新聞，一散課就告訴別級的同學，像講述踢球場的勝利那麼有味——於是別級同學流動恆變的心裏又換了個新的對象了，他們以好奇的心在那裏觀望：課已退了，英文先生將怎樣辦理這一件事呢？義兒仍舊取出抽屜裏的東西，完成他的畫幅，可是心裏總覺不安定，有點兒驚怯，以後將有什麼事到臨，模糊而不能預料。一塊小石的投擲可以激動全世界的水，雖然我們不盡能看見波紋，現在的情形就是這樣了。

三叔聽了級任先生的訴說，當然痛恨義兒的頑劣；一方面想法解決這件事。他說：『由我訓誡他，已經不知幾回了！當着面他總是很能領受的態度，自稱情願悔改，可是一背面第二個過失就來了。他母親打他罵他，差不多是每天的常課，更沒有什麼用處。當時他就不肯說一個改字。我們總得換一個方法纔行。』

『是呀，須得換一個方法。』級任先生連連點頭說。『他在課室內這樣搗亂，非但同學們和授課的先生受他的累，連我也覺得難以措置。總要使他知所畏懼，以後不敢再這樣，纔得大家安靜呢？』

『英文先生方面，由我去陪罪；爲他的話的威信起見，不妨令義兒暫時不上英文課；到那一天，說「你確能改過，英文先生恕你了」，然後再叫他上課。』

『你這辦法，解除了我的爲難了！』級任先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壓在他肩上的無形的重負似乎輕了好多。『就這麼辦罷，可是怎能使你家義兒確能改過呢？』

三叔輕輕擊桌一下，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，然後說：『就是你所說的那句話，要他知所畏懼。』

我想他這麼浮動的心情，都由每天回家，常同外間接觸而來的。若是叫他住在學校裏，和外間一切隔離，過嚴苦的生活，他一方面浮動的心情漸漸定了，一方面嘗到嚴苦的生活的滋味而覺得怕了，或者不再有什麼壞的行爲做出來吧？

『這確是一個辦法，就叫他住在我的房間裏好了。但是，你先要給他一個暗示，重重地訓斥他一頓，使他沒有搬進學校就覺得懷然。』

『我知道，我有法子。』

一切都照着三叔的計畫進行，義兒搬進學校裏住了。他本來很羨慕住校的同學，他常常想晚上的學校裏不知怎麼情形，課室裏點了燈，許多同學坐在一起，不是很好玩麼？可是他並不會向母親要求過，要在校內寄宿，因為他不能設想這事的可能。現在母親忽然端整了被褥一切，叫他住到校裏，實在是夢想不到的。這就是他往日的學校呀，但是他覺得新鮮。晚飯的鈴聲，課室裏上了火的煤油燈，住校的同學的隨意談笑，夜色的操場上的賽跑，都是他從來沒有經歷的。他聽着，看着，談着，玩着，恍恍惚惚如在夢裏，久長而又變換。他在睡眠之前很匆促地摹印一張洛川神

女之圖，到末了畫那條衣帶，墨色沸了開來，就把全幅撕了；但是他很覺舒適。母親的嘮叨現在是非常之遠，好似在伊懷抱裏的時候的事；畫完一幅畫，居然沒有聽見『又在那裏塗怕人的東西了』的責罵，更可希望的一個同學約他明天一早去捉棲宿未醒的麻雀。他在牀上想到那裏去取竹竿，怎麼塗上了膏，預備着怎麼一個籠子，怎麼伸手……漸漸地模糊，不能想了。

兩三天內級任先生暗裏窺察，希望看見義兒愁苦怯懼的面容。可是事實竟相反，義兒還是往日的義兒，更高興了一點。當級任先生到茶館時，三叔就問他，『義兒可又鬧了什麼事？』

『暫時沒有，』級任先生微露失望的神態，語音帶冷然的調子。

『他住在棧內覺得怕麼？』

『怕』級任先生斜睨着三叔，『那有這回事！他還是往日的模樣，并且更爲高興。』

『他竟不怕麼？』三叔悵然愕視。

## 飯

葉紹鈞

「現在是上課的時候了！你們的先生呢？」

兩間屋子，已經上了年紀，向前傾斜，如人佝僂的樣子。門前是通到田岸和村集的泥路。這時候正是中秋的天氣，淡藍的天空浮着鱗紋的白雲，朝陽射在幾棵柳樹上，葉色轉成嫩綠，像是春光裏所見的，平遠的田畝裏，稻穗和稻葉一樣地輕，微風過時，順風偃倒，遂成波紋。更遠的村樹像一個大環，靜穆而秀美，微微聽得犬吠，這真是詩人的節令和境地啊！

可惜住在這裏的都不是詩人，屋子裏六七個孩子正抱着不可推想的恐怖呢。入秋水漲，他們的田裏盛着過量的水，和河水併了家，露出水面的稻止有三四寸長。他們的父母整天愁歎，或者說，

「餓死的日子就在眼前了！」

孩子們很以為奇，有的說，

「我們種田的，怎會餓死？」

父母說，

「你不見稻全浸在水裏，一粒穀都沒有結實麼？」

有的說，

「去年很多的穀若不糶去，今年就好了。」

父母說，

「誰歡喜糶去，你懂得什麼！」

更有的說，

「我們不要到學校，大家拚命踏水車，把水車了出就得了。」

父母說，

飯

「車到那裏去呢？河而同田水平了。」

於是孩子們相信自己的見識不及父母，餓死就在眼前，是千真萬確的了。他們想，

『死像睡眠一樣，模糊而黑暗。若是給他蒙住的時候，飯是吃不成了，玩也玩不成了，并且不能動一動，大概給什麼東西縛住，不知幾時纔得解開？』

他們想得異常害怕，因為餓死究竟是什麼滋味，實在不能料定，然而他一定要來了！他們不自覺地換了平常的態度：似乎互相追趕，並沒什麼意思，提高喉嚨大喊也覺得不大高興，反而靜默地坐在室內，低低地講捉蟋蟀的經歷，聲音裏含着驚恐而煩悶的氣息。

靠左一間屋裏架着一個牀鋪；赤裸裸的一張桌子靠着牀頭；牆角挨着鍋竈瓶罐薪柴等東西，一切埋藏在陰暗裏，不能見真的面目，止從不到一尺方的壁洞裏射進斜方柱體的陽光，照在地上，顯出高低不平的泥土。一道板壁把兩間屋子分開，右面一間卻光亮得多，兩面都有板窗，現在正開着，板壁上一塊小黑板歪斜地挂着，十幾副桌椅一張破舊的長方桌外，屋內更沒別的東西，也擺得不十分齊整。六、七個孩子就坐那些椅子上，他們都歪着身子，面對着面，講那捉蟋蟀的

事情起先聲息很低，講了一會，他們覺得世界上止有蟋蟀了，便起勁起來。一個孩子拍着桌子高聲說道：

「好一頭大蟋蟀！他在玉蜀黍的根的近旁，這麼一把就給我按住了，以前的三頭都給他咬得要死他……」

這個當兒，從黑板旁邊的門走進一個人，孩子們瞥見，齊對他看，高聲講蟋蟀的也就自然地停了聲音。他們對於這個人有點兒知道，但是不大清楚。他們的父母這麼說，

「這位先生很有點力量，他在衙門裏出進，時常同縣官講話。」

又說，

「他是管先生的先生，先生還怕他。」

他們所知於他的，止有這少許了。可是他們並不覺得他是可怕，他一身耀眼的衣服，倒是很好玩的。

這個人走進室內，隨意看了一眼，忽然眉頭一皺，目光四注，似是偵察而帶忿怒的樣子。隨着



發出鄙夷的聲氣問學生們，就是篇首的兩句話。

吳先生一手提着方的竹絲籃，籃裏盛着雪裏紅豆腐油瓶等東西，一手提着一條長不到八寸的醃魚，從爛溼的田岸匆匆走來。他瘦削的臉龐紅到頸際；失神的目光時時瞪視他的前路；呼吸異常急促，竟成喘息。原來他已得到了消息，一個婦人告訴他，『你得快一點走，管你的那位先生來了，我剛纔看他向學堂走去，他的船就停在東柵外。』

這是何等可怕的消息，使他周身起一種拘攣的感覺，腦際全沒有意念，他兩足的急急搬動，眼睛的頻頻前望，似乎並不出於他的主宰。

吳先生能得在兩間屋子裏當教師，很不是容易的事。他由一位紳士懇切的介紹，纔得到學務委員處記個名。一線的希望就在他腦子裏發起芽來，專等後繼的好消息來到。他本來處一個鄉村的館地，一節有五千錢光景的進款。家計的擔子壓在他肩上，使他覺悟決計支持不下，非得換一條路走不可。新的路已在前面了，他怎得不希望呢？這麼希望了一年，夢裏也不曾想到，學務

委員竟寫了一封信來，裏面的話是叫他到他家裏去，有事面談。這分明是紳士的懇切的介紹發生影響了，把他這封信看了又看好幾回，自信料想不錯，就得趕緊去纔是，但不免懷着一腔的餒怯。

他第三回去的時候，那位學務委員恰在家。於是他坐在客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，止點着了一邊，上身前俯，保持全體的穩定，他的眼睛本是迷朦的，現在又止顧下注，或者他所處的客廳同對話的那人都沒有看得清楚。那位學務委員穿着汗衫，斜躺在藤椅子上，右手枕着頭，眼睛斜睨着他，鄙夷的思想忽然來襲學務委員的心，不知爲了什麼，總覺吳先生不適用於自己的眼光。他神情願的樣子說道：

『教小孩子不是容易的事呢。』

吳先生汗珠被面，全身感覺不安，心想這確是不容易的事呀，便發很輕的顫音答道：

『是。』

『鄉立第二國民學校缺一個教員，我想叫你去——但是，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吧？』

『沒有』吳先生異常懊悔，但問句逼迫着，不由得不得回答。

『那就爲難了！該校學生都是鄉村人家的孩子，教員不懂教授法，簡直不會有效果。』室中靜默了一會，吳先生卻聽得自己的脈搏儘管響了，他好容易鼓着一口氣，努力地說道：

『講教授法總該有書，我可以買一本看看，還願意得先生的指教。』

『再說罷，』學務委員的話就此止了。

吳先生退出來的時候，覺得希望的芽是損傷了，失意引他回到昏暗的路去。他恐怖非常，惟有再去請託那位紳士，紳士給他寫了一封信，由這封信的引導他又坐在學務委員的客廳裏。

『我本想請一個師範畢業生，』學務委員嚴重的樣子說，『現在既有這封介紹信，我就任用了你。』

『沒有錯，聽得很清楚，他答應了，』吳先生這麼想，他心裏止覺浮盪，回答不出什麼，他的頭顱卻自然地向前俯得更低了。

『我們辦學的規矩，非師範畢業生月薪六元，後天你就可以到校開學去。』

吳先生答應了幾個『是』便退出來，他的新生活從此開始了。一個月後，他遇見一樁不可解的事故：他到學務委員家裏領薪，拿到了三塊錢，還有三塊須待十天以後，可是學務委員叫他寫了一張十元的收據，『何以數目不符呢？』他這麼想，自餒和滿足的心使他不敢開口便問，『我不是師範生啊！外邊師範生多着呢。六塊錢比較以前的館地優裕得多了。』他就把疑念埋藏在腦子裏，帶了三塊錢回去。

\* \* \*  
小孩們聽了學務委員的問話，三四個發嘈雜的語音回答道，

『他買東西去，買豆腐，買葱，』

有幾個在那裏匿笑。

『不成個樣子，這時候還不回來，』學務委員喃喃地自語，停了一會，他又問道，

『他天天這樣的麼？』

『天天是這樣，他要吃飯呢，』一個拖着大辮子的孩子說。

又一個孩子說，

「我的媽媽有時同他帶買點東西。」

「不要信他，不過……」

一個耳戴銀圈，意氣很粗的孩子還沒有說完，吳先生已趕了進來，兩手空着，他的東西大概已在鍋竈旁邊了。他看見學務委員含怒的樣子立在黑板之側，簡直不明白自己應當怎樣纔是，身體向左右搖了幾搖，拱手俯首地招呼。

學務委員點了一點頭，冷冷地說，

「上課的時間早到，你此刻纔來！」

吳先生頗欲想出幾句適宜的話回答，可是那裏想得出，他的跼蹐不寧的態度引得孩子們吱吱地笑，遮飾是無望了，止得顫抖而含糊地說老實話，

「我去買東西，不料回來得遲了。」

「買東西！」學務委員的語音很高，「時刻到了，學生都坐在那裏了，卻等你買東西？」

「以後不買就是了。」吳先生不自主地這麼說。孩子忽然大笑起來，指點着他互相低語道，

「先生不吃東西了，先生不吃東西了。」

學務委員覺得吳先生真是個壞教員，越看越不配自己的眼光，因為他不熱心於教育，對職務沒有盡忠的觀念。但是他想到了重要的事情，爲此而來的，也就耐着。他站得累了，想得歇一歇，先在一把空椅子上面上吹了幾口氣，又鄭重地攬起長褂的後幅，恐怕髒了皺了，然後慢慢地坐下來。他右手支着頭，眉頭微微皺着，卻裝做沒事的樣子說，

「你這裏太不成個樣子，止有這幾個學生！日內省視學快來視察，他見學生這麼少，就可以斷定這是個不良的學校。爲你的面子計，你得去借十來個孩子來纔行——不論那一家的孩子都好，止須教他們坐着不要動。這本不關我的事，和你關切，所以提起一聲。」

他說完了，左手撫摩上唇，像老人捋鬚的樣子，目光注視着吳先生。

吳先生一身無形的繩索差不多全解除了，覺得寬鬆了好多；溫熱的銘感的心換去了恐懼，

興奮到不可說的程度，他雖然不明白怎樣去借孩子，但也想不到問了。他止拱手過胸，喃喃地說，

『承先生指教！承先生指教！』

他忽又想起，

『這不是個很好機會麼？去了兩回沒有遇見，現在他走上門來了。』  
一種衝動使他隨口就說，

『上月的……』他纔覺得不好意思，便縮住了。

『什麼？』學務委員以勁捷的語音這麼問。

『上月的……』吳先生無可奈何，目光不敢對學務委員，依舊沒有勇氣說下去。

『你儘管說就是了。』

吳先生知不說也是個不了，只得硬着頭皮說，

『請把上月未發的半份薪金見惠。』他再也不能多說一字了。

『你有什麼用處呢？』

「吃用都等着這一筆錢呢。」

「你剛纔不買了吃的東西回來麼？怎麼還等着？」

「家裏的人——我家裏還有三口，我那得止顧自己，他們等着呢。」

「吃」字的聲浪傳到孩子們的耳官格外地清楚，他們看先生和客人談話本已忘了一切，現在卻被喚醒了。拖大辮的孩子牽着前坐的孩子的衣低語道，

「聽見麼？先生家裏等着這個人給東西吃，不然，快要餓死了。」

戴銀圈的孩子不贊成這個推測，斥他道，

「先生比我們發財得多，我們的骨爛了，他肚了還飽漲呢，你偏要亂說！」

「我們一定要餓死，爛骨頭麼？」一個很小的孩子接着問，他有驚怖的眼光。

「你今天回去就沒有飯吃，明天餓死，後天爛骨頭，爛得像爛泥一樣。」戴銀圈的孩子非常得意的樣子這麼說。

很小的孩子不再問了，他已沈入了神祕恐悸的幻想。



吳先生難過極了，他盼望孩子們坐着不要動，他們卻非但要動，還旁若無人地亂說；對他們看了幾眼，全然沒有效果。孩子們真頑鈍，他們竟不能感應吳先生的心，暫耐這一刻！吳先生止得把手一揮，含怒呵斥道：

『靜！』

孩子們絮絮的語聲像秋雨初收的樣子，零零碎碎地停了。大家看了吳先生一眼，略微正身軀。椅子不耐震搖，作咕咕格格的呼聲。

學務委員放下右手，挺直上體，眼皮擡一擡表示莊嚴的樣子，說：

『教員不盡職，照例有相當的懲罰，你今天應當罰俸三分之一！』

他在衣袋中摸出一塊錢，隨手向桌上一擲，清亮的聲音引得孩子們同時射出異樣的眼光來，他說：

『這是你應得的，拿了去罷。』

吳先生那裏料得到有這麼一回事！欲待申辯，不但話是說不出，連思路也沒有。桌子上雪白

光亮的究竟是一塊大洋呢。他不期然而然地取在手裏，手心起一種冷而硬的感覺。

裝  
裕  
委  
員  
第  
一  
次

## 別

朱自清

他長久沒有想到伊和八兒了；倘使想到累人的他們，怕只招些煩厭罷。

這一天，他母親寄信給他，說家裏光景不好，已叫人送伊和八兒來了。他吃了一驚，想：「可麻煩哩！」但這是不可避免的；他只得等着。一直幾天，他們沒來，他不由有些焦躁——不屑的焦躁；那藏在煩厭中的期待底情，開始搖撼他柔弱的心了。

晚上他接着伊父親信，說他們明天準來。可是颳了一夜底北風，接着便是紛紛的大雪。他朝起從樓上外望，茫茫的，像一張潔白的絨氈兒，將大地裹着；大地怕寒，便整個兒縮在氈裏去了。天空靜蕩蕩的，不見一隻鳥兒，只有整千整萬的雪花，鵝毛片似的「白戰着」。他蹙蹙地看，心裏盤算：「只怕又來不成了哩！該詛咒的雪，你早不好落，遲不好落，偏選在今天落；不是故意欺

負我，不給我做美麼？——但是信上說來，他們必曉得我在車站接，會教我白跑麼？——我若不去，豈不叫他們失望……？」

午飯後雪落得愈緊；他匆匆乘車上車站去，在沒遮攔的月臺上，足足喫够一點多鐘底風，火車纔來了。客人們紛紛地上下，小工們忙忙地搬運；一種低緩而嘈雜的聲浪在稠密的空氣中浮沈着。他立在月臺上，目不轉睛地看着每個走過他面前的人，走過的都走過了，那裏有伊和八兒底影兒？——連有些像的也無。他不信，走到月臺那頭去看，又到出口去看，確是沒有——他想他們一定搭下一班車來了。

一切都如前了。他——祇有他——只在月臺上徘徊，警察走過，釘了他一眼，他卻不理會。車來時，他照樣熱心地去看每個下車的搭客，但他的努力顯然又落了空。

晚上最後一班車來了，他們終於沒有來。他可惱了；沒精打彩地衝寒冒雪而回——一路上想，「再不接他們了，也別望他們了！」但到了屋裏，便自回心轉意：「這麼大的雪，也難怪他們……」

得知幾時晴哩？雪住了便可來了罷？落得小些也可動身了罷？」

兩天匆匆過去；雪是一直沒有止，那晚上自在房裏坐，僕人走來說，有人送了一個女人和孩子來了，他詫異地聽着；這於他確是意外——窗外的雪還在落呵，他下樓和他們相見，伊推着八兒說：「看——誰來了？」八兒回頭道：「唔……爸爸。」他沒有說話，只低低叫了聲：「跟我來罷。」

他們到樓上安頓了東西，伊說前天大雪，伊父親怕八兒凍着，所以沒有來；他教等天晴再走罷。但伊看了兩天，天是一時不會晴的了，老等着，誰耐煩？所以決然動身。他聽了，不開口，他們暫默了一會。那時他的朋友們都已曉得他的喜事——他住的一所房子原是公寓之類；樓上有好幾個朋友們同住——聞着來看伊，他逐一介紹了，伊微低着頭向他們鞠躬，他們坐了一會，彼此談着，問了伊些話。伊只用簡單的句子低低地，緩緩地答復。他想，伊大約怕「驀生」的，這時他忽然感着一種隱藏的不安？那不安底情原從他母親信裏捎來，可是他到現在纔明白地覺了——其實那時的屋裏所有的於誰都是「驀生」的；誰底生命流裏不曾被丟了瓦礫，掀起不安底波浪

呢？但丟給他倆的大些，波動自然也有力些；所以便分外感着了。於是他們坐坐無聊，都告辭了他倆。顯然覺得有些異樣；這個異樣，教他倆不能即時聯合——他們不會說話，電燈底光確和往日不同，光裏一切，自然也都變化。在他倆眼裏，包圍着他們的，都是偶力底漩渦；坐的椅子，面前的桌子，桌上的墨水瓶，瓶裏墨水底每一滴，像都由那些漩渦支持着；漩渦呢，自然是不安和歡樂底交流了。

電燈滅了，一切都寂靜，他們也自睡下。漸漸有些唧唧噥噥底聲音……半夜底話終於將那不安「消毒」了；歡樂瀰漫着他倆間；他倆便這般聯合了，和他們最近的分別前的一秒時一樣。第二天，他們雇定一個女僕。第三天清早便打發那送的人回去。簡陋而甜蜜的家，這樣在那鬆鋪着的沙上築起來了。他照常教他的書，伊願意給他燒飯；伊不歡喜喫公寓裏的飯，也不歡喜他喫；他倆商量底結果，只有由伊自己在房裏燒了。但伊並未做慣這事，孩子又只磨着伊；新地方市場底情形，伊也不熟悉，所以幾天過後，便自懊惱着；但爲他的緣故，終於耐着心，習慣自然了。他也有時也嫌房裏充滿廚竈的空氣，又耐聽孩子憊賴的聲音，教他不能讀書；便着了急，只繞着桌

子打旋。但走過幾轉，看看正在工作的伊，也只好歎口氣，諒解伊了。有時他倆卻也會因這些事反目；可是照例不能堅持——不是伊，便是他，忍不住先道歉了，那一個也就笑笑。他倆這樣愛着過活——雖不十分自然——轉眼已是一年些了。

但是有一件可厭的，而不可避的事：伊一個月後便要生產。他倆從不曾仔細想過這個，現在卻都愁着。公寓不用說是不便的。他母親信上說，「可以入醫院，有我來照料；」父親卻寧願伊和八兒回家。他曉得母親是愛遊逛，愛買東西的，來去又要人送——所費必不得少；倘伊家也有人來監產，——一定會有的——那可怎麼辦呢？非百元不可了！其實家裏若能來一女僕，和八兒親熱的，領領他，伊便也可安然到醫院去。但他怎好和母親說，不要伊來呢？又怎好禁止岳家底人呢？他不得不想到怎樣急切地湊着一百元了？可以想到的都已想到；最後——最後了，他的心只能戰戰地答道：「否！」——於是一切都完了；他鄭重地告訴伊：「現在只有回去了！」爲一百元底緣故，他倆不得不暫時賤賣那愛底生活了。

伊忽然一噤，像被鍼刺了那裏，掩着面坐下哭了。八兒正在玩耍，回頭看見，忙跑近伊，搖着伊

膝頭懇求似地望着伊說「娘，不淌眼淚！」伊毫不理會；孩子臉一苦，哭嚷道：「看不見娘，看不見娘了！」——他呢，卻懵騰騰的，只想搜出些有力的話安慰伊；話可是將說那一句好？便歎歎地看；在伊的手搗着的，和八兒淚洗着的臉上；半晌，纔囁囁着掙出三個字道：「別哭罷！」以下可再說不上來了！正窘着，恰好想起一件事；就撇開了伊們，尋出紙筆，寫信給家裏，叫那回送伊來的再來接伊去寫好，走出交女僕去發。伊早住了哭癡癡地想；八兒倚着伊不作聲。他悄走近前，拍伊肩頭一下，伊大喫一嚇；看了看是他，微笑說：「剛纔真無謂哩！」

第三晚上，孩子睡下了，接的人走進房裏，伊像觸着閃電似的，一縷酸意立時淪浹了周身底纖維；伊的眼一眨，撐不住要哭了。伊趕快別過臉去，竭力忍住，小聲兒抽咽着；半晌，纔好了。他問那人底話，伊只仔仔細細端詳着。那人喉底一發聲，頭底一轉動，都能增加伊思想底力量，教伊能够明明白白記起一直以前的事；婆婆怎樣慊慊伊走；伊怎樣忙着整裝；怎樣由那人伴上輪船，火車，八兒怎樣會淘氣；伊怎樣見着父親，最後——怎樣見了他……伊尋着已失的鎖鑰，打開塵封着的記憶底箱，滿眼都流着快樂呵！伊的確忘記了現在，直到他問完話，那人走出去了，於是伊凝一



凝神，回復了伊現在的伊；現在使揆着伊的淚囊，伊可再禁不住，祇好聽他橫流了！他也只躺在牀上，不敢起來，全不能安慰伊。等到曉得伊確已不哭了，纔拿了那半溼的手帕，走過去給伊揩剩在臉上的淚；又悄悄地說，「後天走罷；明天街上買點東西帶着……」伊歎口氣，含着淚微微地點頭，那時接的人已經鼾睡；他倆也祇有睡下。

第二天他倆有說有笑的，和平常一樣；但他要伊同出去時，伊卻回說，「心裏不好，不去了。」他晚上回來，伊早將行李整好；孩子也已睡了，伊教他看了行李，指點着和他說，「你的東西，我也給你收拾了，皮袍在大箱裏；天氣熱起來，也可叫聽差拿去曬曬，別讓他霉了——霉了就可惜了。小衫褲和襪子，帕兒，都在小提箱裏。剪刀，線板，也放在裏面。那邊抽屜裏還賸下些豬油和鹽；我給你買了十個雞蛋，放在這罐裏。你餓時自在煤油爐上燉燉喫罷。今天飯菜吃不了，也拿來放在抽屜裏；你明天好獨自吃兩餐安穩飯——孩子在這裏，到底吵着你——後天再和他們一桌喫不遲。」……伊聲音有些岔了，他也聽得呆了，竟不知身子在那裏。他的淚不和他商議，熱滾滾直滴下來了。他趕緊趁伊不見，掏出帕兒揩乾。伊可也再說不出甚麼；只坐在一旁出神。他叫送的人進

來，將伊的帳子卸下，鋪蓋捲了——便省得明早忙了。於是伊僅剩的安慰從伊心裏榨出：伊覺兩手都空着了。四面光景逼迫着伊，叫伊拿甚麼抵禦呢？伊只得由自己躺下，被蒙在伊流淚如水的臉上。那時他眼見伊睡了一年多的牀漸漸異樣了，只微微地噓氣，像要將他血裏所有愁底種子藉着肺力一粒粒地呼出一般。牀是空了。他忽然詫異地看着：一年前空着的牀，爲甚支了帳子，放了鋪蓋呢？支了，放了，又爲甚卸了，捲了呢？這確有些奇怪，他躊躇了一會——忽然想起來了，「伊呢？」伊已是淚人兒了，他可怎麼辦呢？他親親切切地安慰伊些話，但是毫不着力，而且不自然；他終於徬徨無措，嗚嗚咽咽哭了。伊卻又給他揩淚，帶着鼻音說：「我心裏像被凌遲一般！」一會，又抽咽着說：「我走後，你別傷心！晚上早些睡，躺下總得自己將被蓋上——着了涼誰問你呢？」……他一面拭淚，一面聽着；可是不甚明白伊的意思，只覺他的心絃和伊的聲帶合奏着不可辨認的美妙的悲調，神經也便律動着罷了。那時睡神可憐他們，漸漸誘他們入夢，但伊這瞬間的心是世界上最不容易被誘惑的東西之一，所以伊不久便又從夢中哭醒；他也驚覺，大黑暗間微睜着惺忪的兩眼，告訴朝陽便將到來了。

他們躺了一會起來，孩子也醒了；天光已是大亮。他叫起那接的人，大家胡亂洗了臉。他倆不想喫甚麼，只拿些點心給八兒和那人喫了。那人出去雇好車子。他倆叫女僕來，算清工錢，打發伊走路。將伊的行李搬完，他們便鎖門下去。女僕抱着八兒送到門口，將他遞給車上的伊；他忽然不肯，傾着身大張開兩臂，哭着喊着要女僕抱：「家家……家家！」伊臉上不由也流露寂寞底顏色。他母親只得狠狠心，輕拍了他兩下，硬抱過去。車子便拉動了。他看見街上熱鬧光景，高高興興指點着，全忘記剛纔的悲哀。他們到了車站，黑壓壓滿都是人，哄哄底聲音攪渾了腦子。他讓伊和八兒在一張靠椅上坐下；交接的人去買車票，寫行李票。他便一面看着行李，一面盼着票子——這樣迫切的盼着，旅客們信步的躑躅，惶急的問訊，在他都模模糊糊的，無甚意義了。但這些卻全看在伊的眼聽在伊的耳塞在伊的腦裏，伊再沒有自由思想底餘地；伊的身子好像浮着在雲霧裏一般。那時接的人已在行李房門前墊着腳，伸着頭，向裏張着，房裏滿擠着人，房外亂攤着箱，籃，鋪蓋之類，大家都搶着將自己的東西從人縫裏往裏塞；塞時人們底行列微微屈曲，塞了便又依然。他這時走過去，幫接的人將伊的行李好容易也擡到房裏，寫了票子，纔放了心。他們便都走到月

臺上候車，八兒已經睡着。伊癡着眼不說話；他只盤旋着，時時探着頭，看軌道盡處，火車來否——  
嗚嗚……來了！人們波一般暫時退下，靜着，傾斜了身子，預備上去。眩人眼的列車懶懶地停住，乘客如潮地湧上。他抱了八兒，一手遮着伊，掙扎了幾次，纔上了車。匆忙裏找了一個坐位，讓伊歇下。伊抱過八兒；他上車時哼了哼，便又睡着了。接的人也走來。他囑咐他些話：「你去罷。」他說等一會不要緊；可也只能立着，說不出話。但是警笛響了，再不能延挨！伊默默地將八兒抱近他；他噙淚低頭在他紅着的小頰上輕輕地親了一下，用力睜着眼，沙聲說：「我去了！」便頭也不回，下車匆匆走了！伊從窗裏望着；直到眼裏沒有一些他的影子，伊纔發見兩行熱淚早已流在伊的臉上了。伊掏出帕兒揩乾，火車已經開動，微風從伊最後見他的窗裏吹來，伊像做夢一般……

他回來緊閉了門，躺在牀上空想；他坐不住，所以躺了。他細味他倆最近的幾頁可愛的歷史。想一節傷一回心；但他寧願這樣甜蜜的傷心，他又想起伊怎樣無微不至地愛他，他痛苦時伊又怎樣安慰他，但他怎樣待伊呢？他不曾容忍過伊僅有的，微細的譴謫；他常用語言壓迫伊，伊的心受了傷，伊便因此哭了！他是怎樣「酷虐」！他該怎樣對伊抱歉呵！他將向誰懺悔呢？他所會施的

壓迫將轉而壓迫他罷！

他似乎全被伊佔領了；那晚沒有喫飯，電燈快滅時，他懶懶地起來，脫了衣服，便重又睡下。他忽然覺着，屋裏是大默了？被兒，褥兒，枕兒，帳兒，都板板向他，也這樣彼此向着寒心的默嚴霜似的裹着他的周圍——「虛幻的，朋友們，你們會有的，伊和我同在時，你們會有的，狂醉，在那裏了呢？」這或者——或者和他自己，都給伊帶去了麼？但是屋裏始終如死地默着。

唉！累人想到的伊呵！

## 一個月夜裏的印象

盧隱女士

「靈筠她是一個活潑妙曼的女郎，臉上時時流露着和藹的笑容；她不知道世界上有煩惱的事，更不明白甚麼是恥辱和慘酷；她是喜歡研究自然科學和美學的一個有聰明有才智的女子……」

這個印象忽然浮上我的觀念界來，我閉目凝神體貼她的優美恬靜；要想把她描寫出來；作我小說的材料，和美感的憑藉。

一陣微風，輕輕把窗子吹開，一股清光射進我屋子來，呀！原來適纔如霧如煙的細雨已經過去了；天上的烏雲也都散盡；一輪皓月，也盈盈含笑露出她的面龐來。清光佈滿了大地，美麗的花影，迎着月光盪着微風；隱約像美人臨風輕舞，忽一陣清幽哀惻的簫聲，斷斷續續從風中送過來，

悠悠揚揚，流蕩迴旋，真有『三日繞梁』之概。

我的靈魂被這神秘，和微妙的感情浸潤醉了。一枝禿筆不知不覺地放下了下來，擱滅了案前的電燈，屋子充滿了沉靜的空氣，和清碧的亮光；一種說不出來神祕的感情，飄飄蕩蕩細微好像游絲，從神經總樞流露出來，散佈到全身血管，立刻像是受了一種神祕的暗示，心房不住地跳動。那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，刺得我的心都碎了；我的四肢也都軟化了；我倚在赤欄杆旁，怔怔地出神，我的心靈彷彿騰雲駕霧，莫名其妙地落下淚來；歇了半晌，簫聲住了，但是一陣低微淒切的歌聲，又由空氣中送過來道！

『月兒呀！你照徧了山和水，

獨撇下山陰下那隻微弱的小羊！

清風呀！你吹散了宇宙的塵埃，

偏不能吹散伊的煩惱！

他們爲了戀愛！

無意中留下了伊

結果拋棄了伊！

慘雲愁霧遮沒伊的光明——

呵！是伊的罪嗎？」

呀！好奇的歌，到底爲了甚麼？唱歌的人又是誰呢？……我不能知道。

但是我的思想永沒有停住，想了又想，一個強烈的印象，現出在我的前面。

那座雅麗的庭園，在一天月色極好的夜裏；一架綠葉繁茂的葡萄樹下他坐在那裏，對着月兒不住的歎息，好久好久，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六寸大的相片來，映着月光，隱約一個少婦，站在海邊的巖石旁，一隻潔白的小狗，伏在她的腳底下；她露着微微的笑容，態度十分嫺雅。

他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前日孤兒院中買來的那個女孩兒，恰好也到這裏來玩耍；他忽然的，心裏一驚，不住對她看着——

「爲甚麼這麼相像……」他不知不覺說出這句話來，但是他又趕緊咽住。



「你姓甚麼？你的父母是誰？現在在那裏？」

「先生，這個要問上帝，我一切都不知道！」她雖是這樣說，但她的神氣忽然變了，悽切哀怨的面紗，立刻罩在她的臉上。停了些時，她望着他手裏拿的相片問道：「先生，那是誰的相片？」

他被她一問，忍不住落下淚來，哽咽了半晌，纔向她問道：「你認得我嗎？」

「先生，我知道你姓吳，我認識你底時候在前天下午三點鐘時；以前我不認得你，因為那天……是我初次到你這裏來。」

「不錯！你是前天到我家裏來的，這相片上的人，你……你認得她嗎？」說着把相片送到她面前，他接了，不禁「噯呀！」的一聲叫了出來——「這是誰？我好像見過……或者我當真見過，但是我不記得是那一年，更不記得她是誰；但是她影子時常在我腦子裏，或隱或現。」

「你喜歡這照相上的人嗎？」

「她若果待我好，我自然要喜歡她。」

「現在誰待你最好……？」

「先生，誰待我最好呵——就是他——白毛的獅子狗，他時時刻刻給我作伴，安慰我，你看他現在不是還臥在我的身旁嗎？」

「哦！他是待你最好？奇怪！奇怪！」

「先生，你別看他是一個狗，他最有愛情的，他待我是最好；無論日裏夜裏他都要作我的保護神，安慰者，所以我一向祇喜歡他，他比無論甚麼人待我都好！」

「哈！好孩子，我待你怎麼樣？你始終不喜歡我嗎？」

「先生，你是貴重的人，你待我和我的同伴都很好；但我總覺得我的小狗對我更要親切些，並且貧賤的人，不能任意喜歡貴人呢！」

「你的父母，你喜歡他們嗎？」

「我應當要喜歡他們，因為他們是我的父母，他們養育我，保護我，常常親近我……但是，先生，我是個不幸的人！我和別人不一樣；我是沒有父母的人！我最小的時候，是住在育嬰堂，和我親近的人，是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嫗！她皺紋滿了的面皮——很露着蒼老的樣子，她天天喂我牛奶；

因爲不幸的人是得不到母親乳哺的。後來我大了，他們送我到孤兒院去；那裏有許多和我一樣沒有父母的小朋友，和我親近；常常能愛我，安慰我；比我忍心拋棄我的父母好得多呢！我的父母拋棄了我，我爲甚麼要喜歡他們？他們無故的生了我，又無故的拋了我；使我作一個失了保護的小羔羊；任人侮辱！一個自己不知道自己父母的人，誰提起來不要來譏諷他呢？先生，這不是一件最難堪的事嗎？

「但是你現在要是知道了你的父母是誰；你恨他們嗎？還是愛他們呢？」

她沉思半晌應道：「或者可以不恨他們；但是我總要問他們爲甚麼撇下我呢？」

忽然他們的聲音都停止了，他臉上露着十分慚愧淒切的樣子；看她那幽怨悲哽的神氣，幾乎要哭出來，但是他始終忍住了！後來又向她道：

「你實在是一個頂聰明，頂可憐的孩子，我明天送你到學堂裏去念書，你願意嗎？」

「先生，當真的嗎？你實在待我比我父母要好得多！我若是進了學堂，那些親愛的朋友——和我一樣不知道他們父母的朋友，一定要羨慕我得了一個好運氣，先生，我真十分地感謝你，我

的父母害我使我不能喜歡他們！世上的人常常叫我做私生子，這不是頂不名譽的事情嗎？孤兒院的院長曾和我說過……呀！先生你爲甚麼哭了？」

『老實對你說罷！這世界上還有你的父親呢，』

『先生，你說甚麼？誰是我的父親？先生，我永遠沒有看見我的父親，更沒有聽見說我有父親！』

『你父親和你母親……』

『呀！先生，我也有母親嗎？謝上帝！』

『你有母親，並且是一個有貌有才的母親；她和你父親兩人都有極濃摯深厚的愛情；因爲不得家裏的應許，結果就在前此十七年五月的時候，在一個劉牧師家裏行了秘密婚禮；但是你外祖父因爲要得一個候補道的緣故，勒令你母親嫁給某部長作繼室；那時候距你生下來纔五個月，因爲沒有地方寄養；就把你送到育嬰堂去；但是不到半年，你母親因憂愁鬱急，得了病，不久就死了……你父親是你祖父的獨子，不能再娶，但是他無時無刻不念你和你的母親呢！』

她受了極大的感動，伏在椅背上慟哭。嗚嗚咽咽的哭聲，立刻破了夜的沉靜。

這個印象，很顯明的印象，逐層的浮上心來，到了這印象的結果，哀憫和不平的同情充滿了我的心田！

遠遠的簫聲又悠悠揚揚的響起來了！『月兒』的歌又送到我耳殼裏來；『呀！吹簫的人是誰？不是前兩年我在隔壁花園裏所看見的女郎——那個私生子嗎……』

簫聲歌聲慢慢靜止了；忽一聲深沉怨惻的歎息，在這沉靜寂寞的空氣中發出來；我全身的毫毛似乎都竦了起來，一股辛酸的味，貫通全身的動靜脈，更由鼻子裏透了出來，神經也起了極大的變動——悲憤填滿了胸中！但那不解事的月兒，卻很得意的立在碧藍澄清的天空對着我微笑——含着諷刺的微笑——呵！烈焰燒燬我的心；爆裂我的血管；一朵紅雲湧上臉來；我迷迷昏昏地坐下了——坐在一張藤椅上，這時心裏不更想甚麼；也不能想甚麼；忽然眼前一陣黑，恐懼的感情，將我喚醒了。定睛細看西北邊湧起一片沉默濃厚的黑雲，遮住吐青光的月兒，大地上頓現出黯淡的景象；我那思潮起伏，洶湧澎湃的心靈不能支持了，昏昏好似睡去。

撲鐸，撲鐸，一陣響，更夫打三更了，我纔清醒來，懶懶地走到屋裏，把電燈擰亮，那張沒作完的

活潑的靈筠小說稿，還在桌上。

不久更夫走了，夜越發的寂靜，不更聽見甚麼；祇是私生子……強烈的印象縈繞着我，直到光明來臨。

## 郵差

盧隱女士

熱烈的陽光，已漸漸向西斜了；殘照映着一角紅樓，閃閃放着五彩的光芒；疲倦的精神，重新清醒過來；我坐在靠窗子邊一張活動椅上，看世界文明史，此時覺得眼皮有些酸痛，因放下書，俯在窗子上向四面看望，遠遠的白煙從棉紗廠的高煙囪裏冒出來，起初如一捲棉絮，十分濃厚，把蒼碧的天空遮住了，但沒有多大時候，便漸漸散開，漸漸稀薄，以至於不可再見。

噹啷啷一陣腳踏車的鈴響，一個穿綠色制服的郵差，身上披着放信的皮袋，上面寫着『上海郵局』字樣，一直向重慶路進發，向着我家的路線走來。

呀！親愛的朋友，他們和平的聲音，甜美的笑容，都蘊藏在文字裏，跟着郵差送到我這裏來；流暢的歌聲，充滿空氣，他活潑的眼光，清脆的嗓音，也都湧現出來；更有他們無限的愛和同情，沒

醉了我的心苗；又把宇宙完全沒醉了。現在我心裏充滿了愉快和希望。郵差不久就將甜美的感情和平的消息帶到我這裏來。我想到這裏，頓覺得滿屋子都充滿清靜平和的空氣，兩隻眼不住向郵差盼着，但是他卻停在東邊的一家門口了。

噹噹幾聲，壁上的鐘正指六點，我的眼光不免隨着那鐘的響音轉動；呵——我的心怦怦的跳動起來；忽然間祇見牆上掛的那一面『公理戰勝』的旗上邊那個『戰』字特別大了起來；從這戰字上竟露出幾個兇酷殘忍的兵士；瞪着眼豎着眉；殺氣騰騰的向着鴻溝那邊望着；一陣白煙從對岸滾了過來，一個兵士頭上的血，冒了出來，幌了兩幌，倒在地下；鮮紅的熱血，濺在他同伴灰色軍衣上；他們很深沉的歎了一聲，把他拉在一邊；不能更顧甚麼，祇是把槍對準敵人，不住地擊射燃放；對岸的敵人，也照樣的倒下；空氣中滿了煙氣和血腥；遍地上臥着灰白僵硬的尸體，和殘折帶血的肢體；遠遠三四個野狗，在那裏收拾他們的血肉，幾根白骨不再沾着甚麼！

呀！現在又換了一種景象，祇見他們的老娘，和他們的妻子，哭喪着臉，倚在籬笆牆上，遙遙地引望；遇着敗逃回來的兵士，她們都很留心辨認；但是沒有她們的兒子和丈夫；她們的淚止不住。



滴滿了衣襟；她們知道她們的兒子丈夫必無幸事，但是她們仍不絕望，站在那裏不住地盼望着。一個軍隊上的郵差，到他們的門口，帶來他們兒子丈夫的惡消息；他們的老娘心碎了！失卻知覺，倒在地下，嘴裏不住地流白沫；他們的妻，慘白的面孔上，更帶了灰土色；他們牀上的幼子，看着他們的娘和祖母的慘狀，也隨着婉轉哀啼——門外洋槐樹上的鳥，振着翅膀，也哀嘆一聲，飛到別處去了！

可怕的印象去了。一座華麗輝煌的洋樓，立在空氣中；樓房前面，綠色窗戶旁邊，一個身着白色衣裙的女郎，倚在那裏；臉上露着微微的笑容，但是兩隻眼滿了清淚，不時轉過臉去用羅帕偷拭。

街上站滿了人，男的，女的，老的，少的，都有。五色的鮮花，雪白的手帕，在空氣中旋轉飄蕩；一隊整齊英武的少年兵士，列着隊伍，停在這裏，一個年約二十一二的少年兵官，不住向紅樓的綠窗那邊默望，對着那少女玫瑰色的兩頰，和清瑩含水的雙睛看個不住；似乎說這是末次了，不能不使這甜美的印象，深深吸入腦中，真和他的靈魂滲而為一。

軍樂響了；動員令下了，街上的人，不住喝采，祝他們的勝利。少年軍官對着他親愛的女友，顫巍巍地說了一聲『再會！』兩人的眼圈立刻都紅了！然而她甜美的笑容仍流露了出來；祝他的前途幸福，並將一束鮮紅色的玫瑰花，攜在他身上；他接了放在脣邊作很親密的接吻後，就插在左襟上；回過頭來看他的女友，雖仍露着如醉的笑容，但兩隻眼卻紅腫起來，他的心忽如被萬把利劍攢了是的，全身的毫毛豎了起來；不敢再看他，一直向前走去。她忍不住眼淚落了滿襟，但仍含笑，拿着手帕，高高揚起，對着他的背影點頭，表示歡送的意思。

砰砰砰——叩門的聲音刺進我的耳殼裏，把我的注意點更換了；眼前一切奇異的現象全不見了我轉過臉，往窗子下看，正是那個郵差送信來了。這時候我心裏充滿了恐懼和懸疑的感情；我不更盼望看郵差送來的信；因為這世界上惡消息太多！但是他急促的叩門聲越發利害；我的心驚得碎了！我的靈魂失了知覺，一切愉快美滿的感情，完全不知道到那裏去了！滿宇宙的空氣中，都被『戰』字充滿了，好似一層濃厚陰沉的煙霧，遮住了和熙甜美的大地；呀！這是甚麼情景……

## 傍晚的來客

盧隱女士

東邊淡白色的天，漸漸灰上來了；西邊鮮紅色的晚霞迴光照在窗子前面一道小河上；兀自閃閃地放光碧綠的清流，映照着兩排枝葉茂盛的柳樹，垂枝受了風東西的飄舞，自然優美充滿。在這一剎那的空氣裏，我倚在窗欄上出神地望着。

噹啷啷，一陣電鈴響——告訴我客來的消息。

『我將要預備說甚麼……握手問好嗎？張開我的唇吻，振動我的聲帶，使他發出一種歡迎和讚美我的朋友的言詞嗎？……這來的是誰？上月十五日傍晚的來客是哩雲呵！……哦！對了，她還告訴我一件新聞——』

她家裏的張媽，那天正在廊下洗衣服，忽然臉上一陣紅——無限懊喪的表示；跟着一聲沉

痛的長歎，眼淚滴在洗衣盆裏；她恰好從窗子裏望過來……好奇心按捺不住，她就走出來向張媽很婉轉的說了。

「你衣裳洗完了嗎？……要是差不多就歇歇吧！」張媽擡起頭來看見她，好像受了甚麼刺激：中了魔是的；瞪着眼叫道：「你死得冤！……你饒了我罷！」

她嚇住了，怔怔地站在那裏，心裏不住上下跳動，嘴裏的紅色全退成青白色。停了一刻，張媽清醒過來了，細細看着她，不覺叫道：「『嗶啾小姐……』」

她被張媽一叫，也恢復了她的靈性，看看張媽仍舊和平常一樣——溫和沉默地在那裏作她的工作；就是她那永遠顰促的眉，也沒改分毫的樣子。

「你剛纔到底爲了甚麼險些兒嚇死人！」

張媽見哩雲問她——誠懇的真情激發了她的良心，不容她再祕密了！

「小姐……我是個罪人呵！前五年一天，我把她推進井裏去了……但是我現在後悔……也沒法啦！」張媽說到這裏，嗚咽着哭起來了。

「你到底把誰推進井裏呵？」

「誰呵！我婆家的妹子松姑；可憐她真死得冤呵！」

「你和她有甚麼仇讐，把她害死呢？」

「小姐，你問我爲甚麼？滾！我媽作的事！我現在不敢再恨松姑了；但是當時，我祇認定松姑是我的鎖鏈子，細着我不能動彈；我要求我自己的命，怎能不想辦法除去這條鎖鏈呢？其實她也不過是個被支使，而沒有能力反抗的小羔羊呵！小姐！我錯了！」

「他怎麼阻礙你呢？這到是爲了甚麼呵？」

張媽低了頭，不再說甚麼，好久好久她纔擡起頭，露着悽切的愁容，無限的怨意，哀聲說道：

「可憐的劉福，他是我幼年的小伴侶，當春天播種的時候，我媽我爹他們忙着撒種；我和劉福坐在草堆上替他們拾豆苗，有時沙子眯了我的眼，劉福急得哭了……一天一天我們都在一處玩耍和工作；日子很快的過去了，劉福到東莊賈大戶家裏作活去；我們就分開了；但是我們兩人誰也忘不了誰——劉福的媽也待我好；當我十六歲的時候，劉福的媽，到我家和我媽求親，我

媽嫌人家地少；抵死不答應。過了一年，我媽就把我嫁給南村張家——呵！小姐！他不止是一個驢子，還是一個跛子呢！兇狠的眼珠，多疑的賊心；天天疑東惑西，和我吵鬧。小姐……」

張媽說到這裏，忽咽住了，用衣擦了眼淚，纔又接着再往下說：

「松姑，她是天真爛漫的小孩子，聽了她哥哥的支使，天天跟着我，一步不離。我嫁後的三個月，劉福病了；我不能不去看看他；但是松姑阻礙着我，我又急又氣，不禁把恨張大——我丈夫——的心，變成恨松姑的心了。就計算我要自由，一定要先除掉松姑。有一天我和松姑走到賈家的後花園；松姑說渴了；我們就到那灌花的井邊找水喝——一陣情慾指使我教我糊塗了；心裏一狠，用力一推，可憐撲通一聲淹死了……」

鯉雲說到這裏，忽然她家的電話來催她回去；底下的結局，她還沒說完呢！今天也許是她來了！

噹啷啷，鈴聲越發響得利害，我的心也越發跳得利害，不知道她帶來的是不是張媽的消息？電燈亮了，黑暗立刻變成光明，水綠的電燈泡放出清碧的光，好似天空的月色，張媽暗淡灰

死的臉，好像在那粉白的壁上，一隱一現的動搖呀！奇怪……原來不是張媽，是一張曼陀畫的水彩畫相——被棄的少婦。

砰的一聲，門開了，進來一個西裝少年——傍晚的來客，我的二哥哥。

# 一個快樂的村莊

盧隱女士

兩岸嫩綠的柳樹，夾着含蕊欲吐的蠟梅花，被夕陽照得燦爛可愛。中間一道小河灣灣曲曲，從北向西流去，岸旁拴着兩隻魚船，五個少年唱着歌，向河邊的魚船走來，把魚船解下，一齊都上了船，解纜搖向河中，到了河中，忽有一塊筆直尖削的石頭，攔住去路，大家把船停住，下了錨，張起網，上好釣鉤向河裏扔去，不到五分鐘，就見那魚網動了兩動，一個少年就把網扯起，裏邊網住兩條活脫脫的大魚，忘憂笑向無愁道，今天的魚比昨天怎麼樣，祇見那靠船頭坐的那個少年插嘴笑道，一天是一天的事，比他作甚麼，要比可就比不完了。須知天下的東西，同是一樣，什麼好壞是非都是比較出來的；因有比較，纔有你我之分，有你的不是我的，我的不是你的之別，因此就生出爭奪的結果來。你看現在世界爭攘不清，不都是因爲你的不是我的，我就想要你的，我的不是你



的你就想要我的，所以鬧得同室操戈，互相殘殺。其實天地生物，原不過供人的需用，誰缺甚麼就拏甚麼，既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也可以說既是你的，又是我的。因為這不過是時間空間的關係，不是永久存在的；即如你說這房子是你的，不過是你現在在這時間佔據了這個空間，等你死了，時間是已過去，空間的佔據也就隨着取消了，那時候還說這房子是你的，也就沒意思了。並且我們人生在世，時間空間的佔據都是暫時的，因為人沒有不死的，那麼有限時間空間的佔據，祇求他够暫時的需用就完了。又何必多費精力謀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呢？這少年祇顧侃侃而談，大家都聽得出神；忽砰的一聲把衆人都嚇了一跳，凝神一看，原來他們祇顧高談闊論，沒留心那個魚網被浪頭一沖，沖倒了。於是大家又重新把這網子繫起，忘憂笑道：『寄塵君的話，說得倒十分透徹。祇是因為我問那麼一句話，惹起你一大車話；未免小題大作了。』怡生道：『他要借題發揮，這一肚皮牢騷怎麼打發呢？』笑奴君爲甚麼沉默無言？莫不是又悟出甚麼道理在那裏自家領略嗎？這也不妨公開，叫我們也聽一聽，參悟參悟啊！』

笑奴忽把雙槳一扔，濺得滿船的水花，狂笑道：『你們都想參悟，祇是不去參悟；就是由今生

想到再生也參悟不了——就如現在有一般人，不是鎮天家要想作改革家，發明家嗎？但想儘管想，作可不作呢？究竟有甚麼益處呢？你們今日想參悟而不去參悟，大類於此了。」寄塵說道：「你說我們想參悟而不去參悟，所以不能參悟，請問我們便要參悟，卻怎麼纔能參悟呢？」笑奴道：「那個卻要你自己理會去，我不能告訴你，就告訴你也是沒用，天已不早，回去罷，晚上的工作就要開始了。」於是大家就把船向西一轉，向一帶蘆葦深處行去。蘆葦盡處，露出一片草地；有五間茅屋，屋外垂楊絲絲隨風拂蕩，地上山花滴翠，蜂蝶徘徊；有三個女孩子坐在草地上編花籃，忽有一個翠色蝴蝶飛過來，一個女郎站起躡手躡腳的直追到河邊，那個蝴蝶飛過河去，女郎還站着發怔，恰巧他們五人已經把船擺攏了岸，提着魚筐奔向草地上來，女郎迎上前去笑道：「寄塵叔叔今天釣了多少魚，這一筐滿了沒有？」寄塵摩着他的頭道：「滿了滿了，天真你說夠了罷。」天真沉思了半天說：「我們這村子裏一共五十個人，每二人吃一條，整是二十五條……有二十五條嗎？」噹噹噹遠遠的鈴聲大振，天真道：吃晚飯了，回頭招呼了那兩個女孩子，大家一齊往東邊一條馬路走去，馬路東頭有架木橋，過了木橋是兩排瓦屋，中間一間大食堂，排着四張長方桌，桌上

放着四盆鮮花；清香撲鼻；兩排放着匙箸菜飯，是每人一份，大家走到飯堂，自己到自己的位子上坐好了吃飯，飯完都到靠左邊的一間茶廳盪漱喝茶，彼此談說一天裏工作的心得。

這時候天已經漸黑下來，各處的燈也都亮了，到了八點鐘的時候，鈴聲又作，大家都一齊去上課了。過了兩點鐘的光景，鈴聲又響，祇見大家都從課堂裏出來，向西密林一帶走去，走到林子西頭，忽現出一個村子來，裏面約有二十餘家，就是村人的住處。各人到了家裏休息了一會，睡覺的鐘響了，所有的電燈都滅了，大家都鼻息沉沉遊黑甜鄉去了。

旭日初升，樹林上的飛鳥都起來振翅伸頭，離開他們的窠巢，去覓飯食，村中的曉鐘也就噹噹響起來了。大家忙忙收拾起來，背着鋤，擎着鐮刀到田裏去作工了。有的人到工廠裏去，紡紗的紡紗，織布的織布，鄉村中無論大小男女，都按各人的能力去作他們的工作，很快的已到了十一點半了。大家停住工作，結羣成隊的離了工廠，各尋快活去。

寄塵和他的女友蘭真攜手在松林裏坐在一條石櫈上談天，忽然一個白兔跑到他們面前，寄塵把他捉住，捺在膝上笑向蘭真道：『你看他白毛如雪，眼光炯炯，不但活潑而且純潔，真是可

愛啊！蘭真聽了這說話，怔怔的向着那兔子看了一會，又四面瞧瞧，歎了一聲道：『像這混濁世界，除了這些天然物純潔活潑以外，那一件不是矯揉造作，詭詐百出的呢？不過我們也就比較的反樸歸真了！』『現在所處的境地比那桃花源怎麼樣？』蘭真道：『桃花源祇是一種寓意的文章，何能和我們這個相提並論呢？我們的生活，祇不過人的生活，並沒有甚麼神秘存乎其中，並且不是獨善其身的意思，所以也不是像桃花源的，「別有天地非人間」的意思，不過作個世人的引導者，從黑暗的非人生活，引到人的生活裏頭去罷了。』兩人正在高談闊論，忽聽見後面笑聲大作，把兩人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祇見笑奴連跑帶笑奔這邊來，到了兩人面前，向寄塵道：『你們在這裏指手畫腳議論些甚麼，我遠遠看着你們好像作電影似的，』說得大家都笑，停了一會，笑奴道：『今天村中第五十次會議，你們有甚麼案要提嗎？我想着那個遊戲場，還得想法擴張些，打算要提出來大家商量個具體辦法：你們能够贊成嗎？』蘭真道：『那個遊戲場果然太小，你提議擴張很好，我也來附議。』因又問寄塵道：『寄塵君你也能附議嗎？』寄塵點頭道：『我很贊成，就請笑奴君把我們的名字填在你那議案上附議項下好了。呀！中飯鐘點到了，我們吃飯去罷。』於是三人

駢肩緩緩向飯廳走來，路中蘭真道：『今午的消夏會，大家不要忘記，回頭見着他們都提他們一聲，並且叫他們把笙簫帶來。』說着已到了飯廳，吃飯去了。

這日午後，天氣清朗，微風拂面，暑氣都消，更加着蘆葦爲屏，樹陰爲蓋，尤覺得清涼爽快，在這個所在，放着一條石桌，旁邊一張藤椅，一個女郎身衣縞素，坐在椅上，手裏拏着一本社會主義史在那裏出神；忽然自言自語道：『這是那裏來的音樂笙簫之聲？』不禁把書放下，凝神細聽，裏邊還夾着歌聲唱道：『萬紫千紅的花，已零落了一半；一片片的殘英飄流水面；魚兒逐花影；蝶兒戀餘香；這已經凋謝的花魂，還不得清閑，忙碌——忙碌——誰說年華常駐——祇是逝水底流，一剎那底風光，我輩祇消及時行樂，過人的生活，更何必千方百計爲子孫打算？』女郎聽到這裏，歌聲已止，纔要站起來去看到底是什麼人唱，而歌聲又作，復又坐下聽他唱道：『清朗的天氣，靜悄的境地，水繞山環，一片蘆葦爲牆，與三五同志，放舟中流，暢談細論；拏笙簫寄幽懷，人間天上，我不羨仙——玉皇何嘗強似世上的魔王？分等級，奴隸我們朋友，那及得我們，你也是王，我也是王，大家一樣，謀人的幸福，過人的生活，樂趣無疆！』

女郎聽到這裏，忽若想起什麼似的，低下頭看他身傍臥着的那個純白色的兔子，停一會蹲下去撫摩着那個兔子作耍，冷不防這兔子一跳跳出二尺多遠去，把女郎嚇了一跳，追上前去；一直追到河邊；看見遠遠停着一隻魚船；也有一個女郎倚在船頭眺望，女郎定睛細看，原來是蘭真，女郎就高聲喊了兩聲，蘭真回頭一看，拍手笑道：『伴竹——伴竹——你一個人躲在那裏作甚麼？叫我們好找啊！』祇見那個伴竹她對蘭真怔了一會道：『你問我到這裏作甚麼？我祇是作我的事情來了！你們找我找不着那可怪了！我又不曾成仙，也不會爲神，也不會隱身術；你們怎麼會找不着我啊？祇怕這話有點靠不住罷！』蘭真道：『你們聽聽尖嘴利舌的好不利害——得啦，不用說了，等我把船攏了岸，我們再細談罷。』伴竹道：『你且站住，我問你剛纔那個歌可是你編的？』蘭真笑道：『你聽見就完了；何必追問這麼清楚呢？』笑奴道：『你們二位不要唇鎗舌劍的祇管爭了——請伴竹君等一等把船攏了岸，請伴竹君也過來，我們還要釣幾尾魚纔回去呢！』伴竹果然跳上那隻小船去，寄塵又搖起雙槳，把船開向河中；去；又流連了半天，直等到夕陽西下，暮色蒼茫，纔興盡而歸。

晚上村事會議第五十次開會，大家就把議案整理清楚，到了開會的時候，合村的人都聚齊在會議廳等候，鈴聲振後，由大家共推一位臨時主席，於是大家都依次提議，討論得了結果，已是下午十點鐘，於是主席宣佈散會，沒有議決的，下次續議……

閉會後，大家都散在院子裏，坐在草地上乘涼，蘭真對笑奴道：『這種議會制度，我不想到居然能實行了——我想到這裏，反以爲是夢境，』伴竹道：『祇怕這個夢要蔓延到全國，全世界，全人類，人人都要夢見呢！』笑奴聽到這裏，哈哈大笑，大家都笑起來道：『一個快樂的村莊，人的生活吓……』

## 金丹

李之常

三月的時候，漢口租界裏一家花園裏，十幾顆桃樹都開得非常茂盛，紅得異常鮮豔。一些蜜蜂嗡嗡地在樹堆裏穿來穿去，把春光看得像寶貝似的，一刻也不肯輕視，不住的各找各的心愛的花朵親嘴。更有一些花翅膀的蝴蝶在花間草上飛舞。有時隨着風盪，有時各自顯各自的好身手，各種樣式，翩翩地翱翔。樹底下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和他的夫人坐在兩把靠椅上談天。綠悠悠的草地上站着一個小女孩子，臉像蘋果似的，紅得格外可愛，一跳一跳地在捉蝴蝶。那位夫人當着春天的美景，聞着一陣一陣的花香，心都醉了。她覺得她的男人和她的小姑娘都非常可愛，無限的深情，都由她的笑容露出來。那個男子，叫胡家忠，懶洋洋地，好像這樣的日子也過厭了，一味地盼望心田裏渴望的仙境的實現。什麼花色的豔絕，春光的明媚，他的夫人和他的小姑娘



的濃愛都不在他的心上。

他向他的夫人說道：『太太，我昨天在洞天社學打坐，有一位朋友介紹我一位活神仙，說他關心塵世，自己降身成人，有金丹十粒，渡有緣的善男善女到天堂裏去。我想到天堂去的心早就像火在心頭燒一樣！我進洞天社的頭一天，在菩薩前燒香磕頭，大約是我的緣分淺，磕了一整天頭，纔得着一個順卦，然後纔得入會，可憐我磕得困倦非常，那敢萌一絲雜念！我聽說一位桐城派的大文豪，六七十歲，磕了兩天頭，纔得着一個順卦，我還算微幸呢！』打坐』一件事，自然是學仙的人最要工夫，可是現在這位活神仙真非同小可，倘若得着他的寵幸，能得他賜一粒金丹，聽說可以白日肉身昇天呢！』他的夫人回道：『我前兩天看西遊記，上面有幾句話，好像是「坐坐！坐坐！坐坐！坐坐！坐坐！坐坐！」』胡家忠說：『你婦人家，那知道什麼，打坐的工夫圓滿，頂門裏跳出一個嬰兒，時刻可以徧游宇宙呢！』她不肯和她的男人擡槓，一笑也罷了。那個小姑娘跑到她的身上，攬着她的頸子，親了一個嘴。那個小姑娘說：『蝴蝶真好看，我越看越高興。媽呀，前天我們到什麼廟裏去玩，那裏有一些泥菩薩，爹看得高興得了不得，其實那有

蝴蝶好玩呀！』她說完了話，便從她的媽的懷裏跳下來，望着她的爹，張開兩支小膀子，不住地跳，口裏嚷道：『爹，看我像蝴蝶不像？你怎麼不跳，跳得多好玩喲！』她的爹仍然呆着不動，手指捏着洋錢的樣式，好像在打算送多少錢那位活神仙，好買他的歡心似的。

一會天晚了，他們娘爹三人都進家裏去了，彼此談了一頓天，便睡了一顆如豆的燈光發的綠燄也漸漸地滅了，他們都沈睡了。

胡家忠覺得自己睡在一張牀上，心裏痛得非常，頭暈，腦悶，難受得到極頂，不住地呻吟。他覺外面一陣一陣的狂風，喧鬧不已，不絕地刺他的胸懷。他的牀對面有一面大穿衣鏡，他望着他自己鏡裏的影子，好像不是他自己，臉兒枯黃，手膀像枯枝一樣。他想到：『呀！我的打坐的工夫到那裏去了，怎麼反得了這樣的重病？我悔不聽我的夫人的話，儻若時常活動血脈，怎會心痛呢？』他看見鏡子的旁邊，他的夫人正在喂他的小姑娘的飯，那個小姑娘笑得可愛，不住嚷：『好吃！好吃！』他看見她們安然自在，笑容滿面，他回想他自己的痛苦，好像她們都在天堂裏，如同神仙一

樣；他自己好像在地獄裏，如同受罪的小鬼似的。

他又想道：『哦！原來這個世界就是天堂！那回我們坐在桃樹下；那花色的紅，紅得多好看；蜜蜂蝶的飛舞，飛舞得多有情致；草兒的綠，綠得多翠；我的夫人和小姑娘的笑，笑得美；她們的情愛，比花香還濃，還能醉人。』唉！那兒就是天堂，我的夫人和我的小姑娘就是我的安琪兒，可惜我把真的天堂當着了夢境，一味玄想，莫須有的仙境，美景已過，再也怕不能享了！哦！世上一時一刻看是無價寶呀，心愛的人，自然的美妙和身體的安康，都是可戀的。』愛情不就到天堂的金丹嗎……』

他正想着，那知那兒坐的已不是她們娘倆，卻是那位活神仙，他便心裏驚訝非常，自悔孟浪，不該胡想，怕動了那位活神仙的怒。那知那位活神仙並不發怒，走到他牀邊來，說道：『你送我的錢我已接着了，其實我要錢做什麼，不過感你的誠心，所以也受了。現在你不是病，是昇天應有的劫，萬不可胡想，要不然，就毀卻一身的道痕！我現在替天行道，賜你金丹一粒，你恭謹吞後，一定可以昇天，小心呀！』

他便致謝那位活神仙，把一粒金丹吞了，果然病全好了，天地都變了顏色，好像都在歡笑。他的頂門忽然一聲響亮，裂了一條縫，跳出一個嬰兒，騰雲而起，他看見四海五洲都在目前，便喜得手舞足蹈。他如此東遊西遊好久，沒有一個人理他，使起首覺得非常孤單，無聊已極。他回想他的夫人和他的小姑娘和他的甜蜜談話，多麼有味，現在也沒有了；她們的笑容，多麼好看，現在他已看不見了；四海五洲，他覺得無情似的都板着面孔向着他；他心裏覺得無限淒涼，身子如同墜在冰窖中了。

他垂頭喪氣地飛了一頓，又飛到他的屋頂上，看見他的夫人露着可愛的笑容和他的小姑娘的玫瑰色的臉接吻，他便想：『那纔是天堂呢！可笑我的軟弱的意志，不到黃河心不死，現在後悔遲了哪！我一生一世永遠在這無情的空中浮沈，再也不能到天堂裏去了，那知我夢想的天堂竟是地獄……』

\* \* \*

胡家忠的小姑娘睡醒了，便爬到她的爹的身邊，去和她的爹親嘴。胡家忠便驚醒了，他一想

剛纔是在做夢，他喜得非常，他覺得他真是在天堂裏了，什麼仙境和金丹都拋在腦後去了。

## 一對相愛的

李之常

一間裝潢華麗的房裏，坐着一個姑娘，她的書桌上的書，堆得零亂沒有一點秩序，她的眉頭深鎖，她的目光也發直，但是時常流露笑容，於無限喜歡的心情裏，雜着不能決斷的煩惱。她呆了一會，便把書桌的抽屜抽開，拿出一封信，信封的角上滿是齒痕，信面也摸毛了。她便把那一封看過很多次的信抽出來看信上的話是：

清芬——

哦！好清麗的月夜！

姣好似我的愛人！

你的眼睛真美！

一對相愛的

你的流睜真媚喲！

你老笑着對着我！

你怎這麼多情？

未必你知道，

我是你的情人？

——近作「問天」——

昨夜乳白的月兒，銀色的清輝，明媚的碧穹，雪色的天地引起了我的熱烈的愛情。哦！我不勝情的心兒竟沈醉了喲。我久鬱未吐的心情，洶湧澎湃，借着自然的美麗，問問我心愛的人。喲！哈哈！大膽了！我怕你不肯承認我是你的情人吧。我的希望心迫着我問你，我這一次通信，赤裸裸地，把我心裏蘊着的話盡情一吐吧！

回憶我初次會見你，你的容貌，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，時常髮髻湧現在眼前，依然鮮明喲！我窗外池中豔絕的荷花，差可比擬你，那花瓣兒白玉似的，涵着粉紅的桃花色，那些花兒

吐着清香，我對着牠們，增了我幾多情緒呵！

你的才學我更傾倒！你在繆撒文學月刊發表的那篇小說，叫「痛苦」的，內容雖然是攻擊一個假情假意的男子欺哄一個女子，但是骨子裏飽涵着極豐富的情緒，竟直可以說是一篇描寫愛情的文字，你是一個戀愛的創作家呵！

才貌不過是些偶像，你的美麗和多才固然是我愛你的媒介，我近來的心情卻不同了！我們感情上的諧合，使我們兩人中間另有一重天地，把我們聯成一個整體了。美哪，才哪都化成我們兩人中間愛的世界中的霧了。

我這一封信是盡情披露我的心情的，我大膽問一句：你肯不肯做我的終身的伴侶？我早先就想問這一句話，但是我總沒有這個膽量，現在我的心快碎了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望你快答我！

王慕沙白

——一九二〇，八，十六，。



寄自福興公寓——

清芳看的時候，時常微笑，好像那封信是些美畫似的。她看到最後的幾句，眉頭又皺了。她想道：『他雖然愛我，我也深愛他，但是人心隔肚皮，那能料得透喲！我的表妹和一位大學生胡自芳結婚，起首好得非常，似蜂戀着蜜，蝶戀着花一樣。前不久我的表妹大病一次，顏色便衰了，胡自芳見神見鬼，說我的表妹愛上了別人，每晚和一些朋友去逛審子。唉！男子的心，浮雲一樣，那有幾個可靠的？前次瓊芬姊告訴我：有一位女郎和一個男學生相愛，那位女郎天真爛漫，把她的心情都鍾在那位男學生身上，答應了他結婚，那知那個男學生近日又認識別一位女學生，非常美麗，他又合她要好，把他發誓終身相愛的情人便拋到腦後去了！我固然愛他，決不能輕易答應的，不能再蹈覆轍。幾句好看的話，值得什麼，那一個男學生，不會耍這樣的筆頭？呀！今天已是十八號了，他大約是要來的，我怎樣回答他呢……』

她還在想的時候，一個老媽子進她房裏去，說：『王先生在客廳裏候着見你。』她聽見了這句話，心鹿便忐忑起來了，不知怎樣好，她不覺站起來了，恍恍惚惚地走到客廳門口，一眼望見王

慕沙，臉便發紅了，頭也低下去了，兩個人呆呆地對立了一會，清芬纔說：「請坐。」兩人又對坐了一會，清芬便說：「信已接着了，那……緩……談吧。」

王慕沙聽見了這句話，心便冰冷了，眼前的東西都像罩上了黑霧，一點光亮也沒有了，他的嘴唇顫動，似乎要說話，一會又吞進去了，好容易他勉強談了幾句閒話，便起身告辭走了。

他一路走，一路想道：「我已傾我的心情愛她，她仍然不能深信我，我沒有法子更能表現我的心情了，她諒也難深愛我了，諒不能相伴過這一生了！我沒有她，我心田的蜜似的情緒都枯了，變成一塊沙漠了！……！……！可惡的太陽，發這樣的紅光來擾我，竟直紅得像鮮血，樹兒地都像塗着血似的，可怕已極！前面那一條左右無人的小河，河裏的波也哈哈地嘲笑我！聽，他們不是在說：「我們的魔力最大，我們就是死神的化身，你到我懷裏來，你的一生的煩惱都消了，如同享無夢的睡覺的甜蜜一樣！」他們說的話也很有理，我於今是一個孤獨的人了，我是鬱結莫有解的人了，我聽從他們的話吧……！……！他呆在河岸旁邊想，好像中了魔似的。」

清芬自王慕沙走後，便自悔起來了，她想到：「他這們濃愛我，他說的何嘗不是真心實意的

話？可憐他等我的回信，等了兩天，他的心未見不碎了，他抱着一腔希望來見我，心一定熱得像火一般，我怎麼那樣簡單地，無情地，冰冷地答他？儻若別人這樣對待我，我難堪到什麼地位？我看他失望好像到了極點，連話也說不出了，呀，他該莫自殺吧？我應去找他談談，解解他的煩惱，給他一點希望纔是……」她便起身換了一件衣裳，急忙出門到福興公寓去找王慕沙。

她走到半路，望見王慕沙的背面，她看見王慕沙在點頭磕腦，左右徘徊，她便起了疑心，急忙向前走，剛走到王慕沙的背後，王慕沙突然向水裏跳，清芬便雙手把他抓着了。王慕沙回頭一看，看見是清芬，清芬急得哭起來了，說：『這……是……何苦來呢！』王慕沙見着清芬後，腦子忽然又清醒些，他的若死灰的心情又起了一線的新希望，他的自殺的決心又溶在一刹那重湧現的愛情裏，他們兩人呆了一會，便一路走向福興公寓去，走了幾步，清芬忽然站着，在衣裳的口袋裏拿出一小本日記冊出來，扯了一張紙，用鉛筆在上面寫了幾行字，捏成一團，交給王慕沙，說：『你看這封信，再死吧！』她微笑了一笑，回頭便走了。王慕沙打開紙團一看，便笑起來……上面寫的是，

慕沙——

我起首不過慎重的意思，所以未即時答應你，我不願多自解，你一定能夠諒我。我今天纔信世上真有有情的人，好，我答應給你，做終身的伴侶，我的母親是諸事隨我的，別無問題了。

王慕沙看完了，一腔的情緒又充滿了。太陽，大地，樹那時他都覺得他們都露着笑容，血迹也不見了；枝上的鳥兒也像在爲他唱祝福之歌。他眼裏，心裏只有美麗的景致，優美可樂的將來。他擡頭一看，光哪，樹葉哪，蜂蝶哪，都在蹣跚地跳舞。他覺得天地萬物都在助他的歡悅。

## 這麼小一個洋車夫

大悲

在三十分鐘以前戲就演完了。我因爲在後臺要了結一點兒事，所以離開新明大戲院特晚。包廂裏有一兩個茶房在那裏掃地。半點鐘前人聲鼎沸的劇場裏，這時候只見一排排的空椅子。剛纔興致勃勃鼓掌叫好的看客，何曾想得到這時候，就在這同一的地方，有這樣的寂靜？

我到戲院門前馬路上一看，洋車一輛都沒有了。怕羞的電燈乘着沒人的時候大放其光明，與一陣陣捲土而來的大風爭勝似的。

走過了新世界，好容易見到一輛招座兒的洋車。我那時疲倦已極，只想找車來代步。但是那拉車的是一個不滿三尺的孩子，瘦而且穢的小骨肉在那襤褸的衣裳裏瑟瑟地抖。那愁雲籠罩的小臉兒強作着笑容來歡迎我。

我不忍跳上車去要他拉了我走，然而又不忍不坐他底車，眼看着他挨凍挨餓的與那無情的風去奮鬥，并且老實說，我那時確已筋疲力盡，只得咬牙忍痛坐他底車。

他拚了命拉着車跑，生怕我嫌他走得慢了，要跳下車來似的，我也不知究竟是他拉了車走，還是那車底重量與我底身量猛推着他向前走，但是兩個膠皮車輪確實在沙土上轆轤地滾，比他兩條小腿幾乎快過了頭，他那氣喘聲與連續的咳嗽聲使我毛骨悚然，我當時只覺得我自己好像是個暴虐的皇帝——不對——簡直是殺人不怕血腥氣的凶徒惡棍，不懂人世間爲甚麼要有一個我？

我底良心再也不許我坐在車上了——一秒鐘都不許了，我立刻喚住了他，跳下車來，我給了他一張銅元二十枚的票子，他好像有點兒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似的，向我強作笑容，不敢伸手來接，那雙受了失眠底反動的小眼珠兒裏面，好像湧着一點兒眼淚，他底眼光直向着我底眼光，四顆眼珠裏似乎有一點兒同一來源的東西，這時候恰恰相激觸相會合，唉！我不忍對他看了！他居然接了我底錢，並且誠誠懇懇謝了我一聲。

我與另一輛車講妥了價，正待登車，忽見由前面來的一輛車裏坐着一個東搖西晃的黃色醉人，嘴裏不住的作種種咒罵聲。後面跟着一個穿黃衣黃袴的人，一手裏拿着一條很寬很厚的皮帶，嘴裏嚷道：

『洋車！洋車！』

那人見那可憐的孩子正待拉了空車逃命，立刻跳了上去，呼叱道：

『跟着前面那車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你奶奶！你媽！你幹嗎不拉着走？』

話猶未了，刷的一聲，用皮帶在那孩子底小肩膀上打了下去。

那孩子一聲哀啼，連人帶車拉着飛跑而去了。

直至如今，那孩子底哭聲還在我心裏的耳鼓上不時要作怪呢。

## 馬路上底一幕戲

大悲

亮晶晶，黑越越的一輛『公府特准』牌汽車，從東邊一條寬馬路上直往北轉來，噶嚕嚕刮辣辣地直響，接着就是喀叉一聲，一輛人力車仰天翻轉了，車上一個七十多歲的苦老婆子兩腿朝天的躺在車上，一籃生雞蛋打得黃白滿地。

一個警察心機真靈，手腳真快，走上前去，連人帶車一同扶起，並且露着不平的氣色指向洋車夫道：

『趕快追那汽車，別讓他跑！』

洋車夫急忙拉着那半死的老婦沒命的追過牌樓，恰巧那汽車也停了，洋車夫直嚷：『副爺，救命吓！』



牌樓這邊的警察來了。他向汽車沿上站着的兩位穿黃呢制服的望了一望，立了一個正，恭而且敬的問道：

「你的車沒有受傷嗎？」

站在車沿這邊一個說道：

「你睜開眼自己去瞧吓！」把手指前面那塊護輪遮泥的圓板教警察看。

警察奉命惟謹地看了，回頭睜圓了眼向那拭淚的洋車夫道：

「你瞎了眼嗎；撞壞了車，你賠得起嗎？」

那骨瘦如柴的洋車夫哭着說：

「誰碰了誰的車呀？我敢向着他撞過去嗎？我的車板全壞了，求您可憐……」

警察怒罵道：「你自己碰壞了人家的車，還敢……」展開了手要打。

那車沿上的一個黃衣人向車夫發令：「走！」

汽車唿嚕嚕地如飛而去了。車夫跪在塵埃中大哭，老婦半躺半坐的在車上哼氣兒叫痛。路

旁擁擠了許多看熱鬧的人，眼睜睜地張開了嘴向那警察看。

警察心裏正想着『汽車裏那位闊人不知有沒有記住我肩上的號碼？明天會不會……？』

洋車夫大聲哀求道：『副爺，我這車今天交不了啦！求您可憐我……』

警察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發問道：『你們是在那兒撞的？』

『車夫用手往南一指道：在牌樓那邊。』

警察說：『渾蛋！牌樓那邊是歸一區管的！我這兒是二區！你們在一區撞的禍，到二區來胡攪！』

你不是存心給我搗亂還不拉着走走！』

牌樓那邊那個警察托着腮真樂。

## 哭中的笑聲

大悲

她皺着眉頭，咬定牙根，一步一頓地往前走。她手裏托着一個粗磁碗，盛着剛買來的半碗醬菜，因為覺着那碗的分兩很重，她用兩隻手輪流着托那小小的一個破碗。她往常聽得許多愛講『文明話』的人說甚麼『人非呼吸不能生存』的話，總不肯相信。昨天她已發現了自己底呼吸氣了。今天——不對——就在這走路的時候，她格外相信呼吸底必要了。但是她底力不夠，不能使她盡量的呼吸；病底苦痛使她忘記了呼吸；風中的塵土又使她不得不斷斷續續地停止呼吸。

好容易東一歪西一擺地走到胡同口，忽聽得拐角那邊唵嚕嚕一陣的響，眼前立刻就見一輛漆得比鏡子還亮的汽車飛也似的滾了過去。眼簾中還留着一對穿黃衣的人影兒。她自問道：「前天拿盒子毆來嚇我的那個黃衣客，莫非就是他嗎？」

耳鼓中還在那裏嚙嚙地響。這就把她底一顆心領回十多年前去了。她猛然憶起失了她母親那一天的大水聲。只見浩浩蕩蕩的水把她家屋淹沒了。大水中間，有許多房屋底頂上，跪着許多呼天呼地的人。又來了一陣痛。她纔如夢初醒——纔知道自己並不在那個怕的大水中。但是她細味目前的痛苦比遭水災時還要厲害十倍。她又走了幾步，想到這一次鬧了旱災，不知又要造就多少同她一樣的苦命鬼來與她競爭生存？她料想那一班嘻嘻皮笑臉的，愛發脾氣的，醉薰薰的，沒有人性的老爺們，一定很歡迎這樣的天災與人災，因為這樣纔可以加添許多使他們暢心樂意的材料。但是她身上的痛苦，禁止她不許再想了。

她進了她底那個所謂『家』了。她走進小小的一間香中夾臭的屋裏，把碗放在桌上，倒在牀上，不能動了。一陣陣地痛益發加勁的來得快了，只聽得外面破殼似的嘲罵聲，說道：『米要多少錢一斤？也不想。還有錢上街去買閑食吃！打算關門收場罷！這個年頭也不用再做買賣了！』好在這一類的冷嘲熱罵她是聽慣了的，聽了猶如沒有聽見一樣。她只覺着自己的病痛。她想到因了她而患同樣病痛的男男女女不知已有多少？他們是不是在那裏咒她？她怨自己，問自

己，『爲甚麼要活在世上不斷的害人？想想自己害人的罪，已是死有餘辜，她想不出使她害人的到底是誰？到底是甚麼？』

她想到今天早上醫院裏，身穿戴得雪樣的白，那位天仙一般的女醫生，對她的那種鄙夷態度，實在難受。眼淚不住的奪眶而出。她想想『女醫生如果同我一樣遭了那樣的大水，現在該怎麼樣？我如果沒有遭那大水，是不是可以同女醫生一樣的賤視落難墜落的人？』

一陣狂痛又來了，接着隔壁房裏那個十四歲的還沒有報効警察捐錢，而且不甘她這種淒慘生活的小女孩兒，捶打大哭了。幸而外面一間屋裏來了開懷大笑的聲音，跟着甚麼『全福壽五魁吓』的，把那哭聲遮掩住了。

## 命命鳥

許地山

敏明坐在席上，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，如流水地念着。她底席在東邊的窗下，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，照得她底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。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，卻不歇地擡頭去瞧壁上底時計，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。

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。地上滿鋪了日本花席，八九張小的几子橫在兩邊底窗下。壁上掛底都是釋迦應化底事跡，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。一進門就知那佛教底經堂。

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，所以屋裏還沒有人。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，瞧壁上底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。她用手擋住眉頭，望着窗外低聲地說：「這時候還不來上學，莫不是還沒有起牀？」

敏明所等底是一位男同學加陵。他們是七八年底老同學，年紀也是一般大。他們底感情非常地好，就是新來底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。

『鏗鏘……鏗鏘……』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，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。一個十五六歲底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。他底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；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；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；腳下踏着一雙芒鞋；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。這男子走進院裏，腳下底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。那聲音傳到屋裏，好像告訴敏明說：『加陵來了！』

敏明早已瞧見他，等他走近窗下，就含笑對他說：『哼哼，加陵！請你底早安。你來得算早，現在纔六點一刻咧。』加陵回答說：『你不要譏諷我，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底。』他一面說，一面把芒鞋脫掉，放在門邊，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。

加陵說：『昨天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，到十二點纔讓我去睡，所以朝晨起得晚一點。你約我早來，到底有什麼事？』敏明說：『我要向你辭行。』加陵一聽這話，眼睛立刻瞪起來，顯出很驚訝的模樣，說：『什麼！你要往那裏去？』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：『我父親說我年紀大了，書也念』

够了；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，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。我現在就要退學，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。」加陵說：「你願意跟他去嗎？」敏明回答他：「我爲什麼不願意？我家以演劇爲職業，是你所知道底。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，很能賺錢的俳優，但這幾年間他底身體漸漸軟弱起來，手足有點不活動，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。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，也樂得順從他底命令。」加陵說：「那麼，我對於你底意思就沒有挽回底餘地了。」敏明說：「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，我們底離別必不能長久的。仰光是一所大城，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，有時到鄉村去，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。這次到普朗去，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，請你放心……」

加陵聽得出神，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跑進來，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跟前說：「請「玫瑰」和「蜜蜂」的早安。」他又笑着對敏明說：「玫瑰花裏有甘露流出來咧。」——

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，所以這樣說。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：「對呀！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。」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，被敏明攔住。她說：「別和他們胡鬧，我們還是說我們底罷。」加陵坐下，敏明就接着說：「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，盼望你在念書底時候要忘了我，在休息



底時候要紀念我。』加陵說：『我決不會把你忘了，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，或者我會到普朗去找你。』敏明說：『不必如此，我過幾天準能回來。』

說底時候，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，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，教師蹲在席上，回頭向加陵說：『加陵，曇摩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，現在六點半了，你快去罷。』加陵聽了這話，立刻走到門邊，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，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，教師對他說：『九點鐘就得回來。』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。

加陵回來，敏明已經不在她底席上，加陵心裏很是難過，臉上卻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，他坐在席上，仍然念他底書。晌午底時候，那位教師說：『加陵，早晨你走得累了，下午給你半天假。』加陵一面謝過教師，一面檢點他底文具，慢慢地走回家去。

加陵回到家裏，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，一見加陵進來，忙把紅沫唾出，問道：『下午放假麼？』加陵說：『不是，是先生給我的假，因為早晨我跟曇摩和尚出去乞食，先生說我太累，所以給我半天假。』他父親說：『哦……曇摩在道上曾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？』加陵答道：

『他告訴我：我底畢業期間快到了，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。他又說：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。父親啊，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？』婆多瓦底說：『不錯，他曾向我提過，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。不知道你怎樣打算？』加陵說：『我現時有點不願意，再過十五六年，或者能夠從他。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，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。』他父親詫異說：『西洋的學問啊！我底兒，你想差了。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，是毒藥。你若有了那種學問，你就要藐視佛法了。你試瞧瞧在這裏底西洋人，多半是幹些殺人底勾當；做些損人利己底買賣；和開些誹謗佛法底學校。什麼聖保羅因斯提丟啦，聖約翰海斯苦爾啦，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底。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。』加陵說：『誹謗與否，在乎自己，並不在乎外人底煽惑。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海斯苦爾，我準能保持守得住，不會受他們底誘惑。』婆多瓦底說：『我是很愛你底，你要做底事情，若是沒有什麼妨害，我一定允許你。要記得昨天晚上我和你說底話，我一起當日你叔叔和你底白象主提婆底事，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。我最沉痛底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；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。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，他們竟然叫些行兇底人在那裏住，豈不是

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……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底學校，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；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；二則可以爲你底父母積福；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底預備。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，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。」加陵說：「出家修行，我也很願意，但無論如何，現在決不能辦。不如一面入學，一面跟着曇摩學些經典。」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，就說：「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，我也無可奈何。我很喜歡你跟曇摩學習經典，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，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。」加陵說：「那麼，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和法輪學校的教師。」婆多瓦底說：「也好，今天的天氣很清爽，下午你又沒有功課，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，你就叫他們開飯罷。」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。

原來加陵住底地方離綠綺湖不遠。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，第一好的公園。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；綠綺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。湖邊滿是熱帶植物，那些樹木的顏色，形態，都是很美麗，很奇怪。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，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，蒲葵，直像王后站在水邊，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着她一樣。此外好的景緻，隨處都是。不論什麼人，一到那裏，心中底憂鬱立

刻消滅。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，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底。

過了三個月，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。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底朋友敏明。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，老是沒有消息。有一天加陵回家，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。拆開看時，卻是敏明底信。加陵纔知道敏明早已回來。他等不得見父親底面，翻身出門，直向敏明家裏奔來。

敏明底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，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底。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，忙上前迎他說：『加陵君，許久不見啊！我們姑娘前天纔回來底。你來得正好，待我進去告訴她。』她說完這話，就迅速進裏邊去，大聲嚷道：『敏明姑娘，加陵君來找你呢。快下來罷。』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，待要踏入廳門，敏明已迎出來。

敏明含笑對加陵說：『誰教你來底呢？這三個月不見你底信，大概因為功課忙底原故罷。』加陵說：『不錯，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，每天下午還要到曇摩婢那裏……唉，好朋友，我就是有工夫，也不能寫信給你。因為我抓起筆來，就沒了主意，不曉得要寫什麼纔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。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，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。』敏明說：『你猜

得不錯。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，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。」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膊上，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，淡巴菰，和些少細點；一面攜着加陵上樓。

敏明底臥室是在樓西。加陵進去，瞧見裏面底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。樓板上鋪底是土耳其絨氈，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。她底器具就放在窗邊。外頭懸着幾盆風蘭，瑞大光底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。靠北是臥榻，離地約一尺高，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。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斐雅洛觀劇的畫片。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。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，剛要坐下，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喫底東西捧上來。「你嚼檳榔啵。」敏明說完這話，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，然後靠着她底鏡臺坐下。

加陵嚼過檳榔，就對敏明說：「你這次回來，技藝必定很長進；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，我好領教一下。」敏明笑說：「哦，你是要瞧我演戲來底。我死也不演給你瞧。」加陵說：「有什麼妨礙呢？你還怕我笑你不成？快演罷，完了咱們再來談心。」敏明說：「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，打算在涅般節期到比古演奏，現在先演你瞧罷。我先舞一次，等你瞧熟了，再奏樂

和我這舞蹈底譜可以借用「達撒羅撒」歌調借用「恩斯民」這兩枝譜，你都會嗎？」加陵忙  
答應說：「都會，都會。」

加陵擅於奏「巴打拉」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，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，等到敏明  
舞過一次，他就跟着奏起來。

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，舞得非常嫻熟，加陵所奏底巴打拉也還跟得上，舞過一會，加陵  
就奏起「恩斯民」底典調，只聽敏明唱道：

「孔雀孔雀！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；

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。

咱們是同一個身心，

同一副手腳。

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。

我就是你啊，你就是我。

別人把咱們底身體分做兩個。

是他們把自己底指頭壓在眼上，

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。

你不要像他們這樣底眼光。

要知道我就是你啊，你就是我。」

敏明唱完，又舞了一會。加陵說：『我今天纔知道你底技藝精到這個地步，你所唱底也是很好，且把這歌曲底故事說給我聽。』敏明說：『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，不過是平常的戀歌，你能把裏頭底意思聽出來就夠了。』加陵說：『那麼，你這枝曲是爲我唱底，我也很願意對你說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』

他們二人底感情幾年就漸漸濃厚，這次見面底時候，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，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底機會已經成熟。

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纔嫁，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，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

佛法底女子，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底獨身主義，所以不敢動求婚底念頭。現在瞧出她底心志不在那裏，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同意，把他娶過來。照緬甸風俗，子女底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底必要。加陵很尊重他父親底意見，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。

他們談了半晌，敏明底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，擡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，就說：『加陵君，別後平安啊！』加陵忙回答他，轉過身來對敏明說：『你父親回來了。』敏明待要下去，她父親已經登樓。他們三人坐過一會，談了幾句客套，加陵就起身告辭。敏明說：『你來底時間不短，也該回去了。你且等一等，我把些舞具收拾清楚，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。』

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，正要到自己的屋裏歇一歇，恰好瑪彌上樓收拾東西。宋志就對他說：『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。』瑪彌說：『這是他們剩下底，已經殘了。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。』

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，見他躺在席上，好像想什麼事情似地。宋志一見瑪彌進來，就起身對她說：『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，若是敏明跟了他，我必要喫虧。你有什麼好方法教



他們二人底愛情冷淡沒有？」瑪彌說：「我又不是蠱師，那有好方法離開他們？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，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，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，一個是屬鼠的；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，他底父親也不願意。」宋志說：「你說底雖然有理，但現在生肖相剋底話，好些人都不注重了，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，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。」

印度支那間，有一種人叫做蠱師，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，有時叫沒有愛情底男女，忽然發生愛情；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讎敵，操這種職業底人，以暹羅底僧侶最多，且最受人信仰。緬甸人操這種事業底也不少。宋志因爲瑪彌底話提醒他，第二天早晨，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。晌午底時候，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，他讓沙龍進自己底臥房，瑪彌一見沙龍進來，木雞似地站在一邊，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，引起宋志今天底實行，實在對不起她底姑娘，她想到這裏，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。

敏明正在屋裏念書，聽見這消息，急和瑪彌下來，躡步到屏後，傾耳聽他們底談話，只聽沙龍說：「這事很容易辦，你可以將她常用底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，我在那上頭畫些符，念些咒，然後

給回她用，過幾天就見功效。」宋志說：「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底領巾，是她昨天回來底時候忘記帶上去的。這東西可用嗎？」沙龍說：「可以的，但是能够得着……」

敏明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，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：「阿爸，你何必擺弄我呢？我不是你底女兒嗎？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？請你放心。」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，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。沙龍也停了半晌纔說：「姑娘，我們不是談你底事，請你放心。」敏明斥他說：「狡猾的人，你底計畫我已知道了，你快去辦你底事罷。」宋志說：「我底兒，你今天瘋了嗎？你且坐下，我慢慢給你說。」

敏明那裏肯依父親底話？她直接和沙龍吵鬧，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。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去；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烟；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。

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。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開他們，不由得心裏難過。她躺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繡枕早已被她底眼淚溼透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到鏡臺梳洗，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，——因為繡枕退色，印在她底

臉上——不覺笑起來。她把臉上那些印迹，洗掉底時候，瑪彌已捧一束鮮花，一杯咖啡上來。敏明把花放在一邊，一手倚着窗櫺，一手拿住茶杯向窗外出神。

她定神瞧着圍繞大光底彩雲，不理會那塔底金光向她眼臉射來，她底精神因此就十分疲乏。她心裏底感想，和目前底光融洽，精神上現出催眠的狀態。她自己覺得在瑞大光塔頂站着，聽見底下底護塔鈴叮叮璫璫地響。她又瞧見上面那些王侯所獻底寶石，個個都發出很美麗的光明。她心裏喜歡得很，不歇用手去摩弄，無意中把一顆大紅寶石摩掉了。她忙要俯身去檢時，那寶石已經掉在地上。她定神瞧着那空兒，要求那寶石掉下底原故，不覺有一種更美麗的寶光從那裏射出來。她心裏覺得很奇怪，用手扶着金壁，低下頭來要瞧瞧那空兒裏頭底光景。不隄防那壁被她一推，漸漸向後，原來是一扇寶石底門。

那門被敏明推開之後，裏面底光直射到她身上。她站在外邊，望裏一瞧，覺得裏頭底山水，樹木，都是她平生所不曾見過底。她在不知不覺中，已經向前走了幾十步。耳邊恍惚聽見有人對她說：『好啊！你回來啦！』敏明回頭一看，覺得那人很熟悉，只是一時不能記出他底名字。她聽見一回

來」這兩字，心裏很是納悶，就向那人說：『我不住在這裏爲何說我回來？你是誰？我好像在那裏與你會過面一樣。這是什麼地方？』那人笑說：『哈哈！去了這些日子，連自己底家鄉和平日間往來底朋友也忘了，肉體底障礙真是大喲。』敏明聽了這話，簡直是莫名其妙。又問他說：『我是誰？有那麼好福氣住在這裏，我真是在這裏住過嗎？』那人回答說：『你是誰？你自己知道，若是說你不曾住過這裏，我就領你到處逛一逛，瞧你認得不認得。』

敏明聽見那人要領她到處去逛逛，就忙忙答應。但所見底東西，敏明一點也記不清楚，總覺得樣樣都是新鮮的。那人瞧見敏明這麼迷糊，就對她說：『你既然記不清楚，待我一件一件告訴你。』敏明和那人走過一座碧玉牌樓，兩邊底樹巒列成行，開着很好看底花，紅的，白的，紫的，黃的，各色都備。樹上有些鳥聲，唱得很好聽。走路時，有些微風慢慢吹來，吹得各色底花瓣紛紛掉下，有些落在人底身上，有些落在地上，有些還在空中飛來飛去。敏明底頭上和肩膀上也被花瓣貼滿，遍體薰得很香。那人說：『這些花木都是你底老朋友，你常和他們往來，他們底花是長年開放底。』敏明說：『這真是好地方，只是我總記不起來。』

走不多遠，忽然聽見很好的樂音。敏明說：『誰在那邊奏樂？』那人回答說：『那裏有人奏樂，這裏底聲音都是發於自然底。你所聽底是前面流水底聲音。我們再走幾步就可以聽見。』進前幾步，果然有些泉水穿林而流，水面浮着奇異的花草；還有好些水鳥在那裏游泳。敏明只認得些荷花、鸕鶿；其餘多不認得。那人很不憚煩，把各樣東西都告訴她。

他們二人走過一道橋，迎面立着一片琉璃牆。敏明問：『這牆真好看，是誰在裏面住？』那人說：『這裏頭是喬答摩宣講法要底道場。現時正在演說，好些人物都在那裏聆聽法音。轉過這個牆角就是正門。到底時候，我領你進去聽一聽。』敏明貪戀外面的風景，不願意進去。她說：『咱們逛一逛纔進去罷。』那人說：『你只會聽粗陋的聲音；看簡略的顏色；和聞污劣的香味。那更好，更微妙的，你就不理會了……好，我再和你走走。瞧你了悟不了悟。』

二人走到牆底盡頭，還是穿入樹林。他們踏着落花一直進前；樹上底鳥聲，叫得更好聽。敏明擡頭，忽然瞧見南邊的樹枝上有一對很美麗的鳥，呆呆地歇在那裏，絲毫的聲音也不從他們底嘴裏發出。教明指着問那人說：『一切鳥兒都出聲吟唱，爲什麼那對鳥兒不出聲音呢？那是什麼？』

鳥？」那人說：「都是命命鳥，爲什麼不唱？我可不知道。」

敏明聽見「命命鳥」三字，心裏似乎有點覺悟。她注神瞧着那鳥，猛然對那人說：「那可不是我和我底好朋友加陵麼？爲何我們都站在那裏？」那人說：「是不是，你自己覺得。」敏明搶前幾步，看來還是一對獸鳥。她說：「還是一對鳥兒在那裏；也許是我底眼花了。」

他們繞了幾個灣，當前現出一節小溪，把兩邊的樹林隔開。對岸底花草，似乎比這邊更新奇。樹上底花瓣也是常常掉下來。樹下有許多男女；有些躺着底；有些站着底；有些坐着底。各人在那裏說說笑笑，都現出很親密的樣子。敏明說：「那邊底花瓣落得更妙；人也多一點；我們一同過去逛逛罷。」那人說：「對岸可不能去。那邊落底叫做情塵；若是望人身上落得多了，就不好。」敏明說：「我不怕。你領我過去逛逛罷。」那人見敏明一定要過去，就對她說：「你必要過那邊去，我可不能陪你了。你可以自己找一道橋過去。」他說完這話就不見了。敏明回頭瞧見那人不在，自己循着水邊，打算找一道橋過去。但找來找去總找不着；只得站在這邊瞧過去。

她瞧見那些花瓣越落越多，那班男女幾乎被葬在底下。有一個男子坐在對岸底水邊，身上

也是滿了落花。一個紫衣底女子走到他跟前說：『我很愛你，你是我底命，我們是命命鳥。除你以外，我沒有愛過別人。』那男子回答說：『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。我除了你以外，不會愛過別的女人。』紫衣女人聽了，向他微笑，就離開他。走不多遠，又遇着一位男子站在樹下。她又向那男子說：『我很愛你，你是我底命，我們是命命鳥。除你以外，我沒有愛過別人。』那男子也回答說：『我對於你底愛情也是如此。我除了你以外，不會愛過別的女人。』

敏明瞧見這個光景，心裏因此發生了許多問題，就是：那紫衣女子爲什麼當面撒謊？和那兩位男子底回答爲什麼不約而同？她回頭瞧那坐在水邊底男子還在那裏，又有一個穿紅衣底女子走到他面前，還是對他說紫衣女子所說底話。那男子底回答和從前一樣，一個字也不改。敏明再瞧那紫衣女子，還是挨着次序向各個男子說話。她走遠了，話語底內容雖然聽不見，但她底形容老沒有改變。各個男子對她也是顯出同樣的表情。

敏明瞧見各個女子對於各個男子所說底話都是一樣；各個男子底回答也是一字不改；心裏正在疑惑，忽然來了一陣狂風，把對岸底花瓣颳得乾乾淨淨，那班男女立刻變成很凶惡的容

貌互相嚼食起來。敏明瞧着這個光景，嚇得冷汗直流。她忍不住就大聲喝道：「噯呀！你們底感情真是翻覆無常！」

敏明手裏那杯咖啡，被這一喝，全都瀉在她底裙上。樓下底瑪彌聽見樓上底喝聲，也趕上來。瑪彌瞧見敏明週身冷汗，仆在鏡臺上頭，忙上前把她扶起，問道：「姑娘你怎樣啦？燙着了沒有？」敏明醒來，不便對瑪彌細說，胡亂答應幾句，就打發她下去。

敏明細想剛纔的異象，擡頭再瞧窗外底瑞大光，覺得那塔還是被彩雲繞住，越顯得十分美麗。她立起來，換過一條綠色裙子，就坐在臥榻上頭。她想起在樹林裏忽然瞧見命命鳥變做她和加陵那回事情，心中好像覺悟他們兩個是這邊的命命鳥，和對岸自稱爲命命鳥底不同。她自己笑着說：「好在你不在那邊，幸虧我不能過去。」

她自經過這一場恐慌，精神上遂起了莫大的變化。對於婚姻另有一番見解；對於加陵底態度更是不像從前。加陵一點也覺不出來，只猜她是不舒服。

自從敏明回來，加陵沒有一天不來找她。近日覺得敏明底精神異常，以爲自己沒有向她求



婚，所以不高興。加陵覺得他自己有好些難解決的問題，不能不對敏明說。第一是他父親願意他去當和尚。第二縱使準他娶妻，敏明底生肖和他不對，頑固的父親未必承認。現在瞧見敏明這樣，不由得不把哀情吐露出來。

加陵一天早晨來到敏明家裏，瞧見她底態度越發冷靜，就安慰她說：『好朋友，你不必憂心，日子還長呢。我在咱們底事情上頭已經有了打算。父親若是不肯，咱們最終的辦法就是「照例逃走」。你這兩天是不是爲這事生氣呢？』敏明說：『這倒不值得生氣，不過這幾晚睡得遲，精神有一點疲倦罷了。』

加陵以爲敏明底話是真，就把前日向父親要求底情形說給她聽。他說：『好朋友，你瞧我底父親多麼固執。他一意要我去當和尚，我前天向他說些咱們底事，他還要請人來給我說法，你說好笑不好笑？』敏明說：『說什麼法？』加陵說：『那天晚上，父親把曇摩禪請來，我以爲有別的事要和他商量，誰知他叫我到跟前教訓一頓。你猜他對講什麼經呢？好些話我都忘記了。內中有一段是很有趣，很容易記底。我且念給你聽：』

佛問摩鄧曰：「女愛阿難何似？」女言：「我愛阿難眼；愛阿難鼻；愛阿難口；愛阿難耳；愛阿難聲音；愛阿難行步。」佛言：「眼中但有淚；鼻中但有涕；口中但有唾；耳中但有垢；身中但有屎尿，臭氣不淨。」

「曇摩睺說得天花亂墜，我只是偷笑。因為身體上底污穢，人人都有，那能因着這些小事，就把愛情割斷呢？況且這經本來不合對我說；若是對你念，還可以解釋得去。」

敏明聽了加陵末了那句話，忙問道：「我是摩鄧嗎？怎樣說對我念就可以解釋得去？」加陵知道失言，忙回答說：「請你原諒，我說錯了。我底意思不是說你是摩鄧，是說這本經合於對女人說。」加陵本是要向敏明解嘲，不意反觸犯了她。但敏明聽了那幾句經，心裏更是明白，他們兩人各有各底心事，總沒有盡情吐露出來。加陵坐不多會，就告辭回家去了。

涅般節近啦。敏明底父親直催她上比古去。加陵知道敏明明日要動身，在那晚上到她家裏，爲底是要給他送行。但一進門，連人影也沒有。轉過角門，只見瑪彌在她屋裏縫衣服，那時候約在八點鐘底光景。

加陵問瑪彌說：「姑娘呢？」瑪彌擡頭見是加陵，就陪笑說：「姑娘說要去找你，你反來找她，她不會到你家去嗎？她出門已有一點鐘底工夫了。」加陵說：「真的麼？」瑪彌回了一聲：「我還騙你不成。」低頭還是做她底活計。加陵說：「那麼，我就回去等她……你請。」

加陵知道敏明沒有別處可去；她一定不會趁瑞大光底熱鬧，他回到家裏，見敏明沒來，就想差她一定和女伴到綠綺湖上乘涼，因為那夜底月亮得很，敏明和月亮很有緣；每到月圓底時候，她必招幾個朋友到那裏談心。

加陵打定主意，就向綠綺湖去。到底時候，覺得湖裏靜寂得很。這幾天是涅槃節，各廟裏都很熱鬧；綠綺湖底冷月沒人來賞玩，是意中底事。加陵從愛華德第七底造像後面上了山坡，瞧見沒人在那裏，心裏就有幾分詫異，因為敏明每次必在那裏坐，這回不見她，諒是沒有來。

他走得很累，就在凳上坐一會。他在月影朦朧之中，瞧見地下有一件東西；檢起來看時，卻是一條蟬翼紗底領巾。那巾底兩端都繡一個吉祥海雲底徽識；所以他認得是敏明底。

加陵知道敏明還在湖裏，把領巾藏在袋裏，就抽身去找她。他踏一彎虹橋，轉到水邊底涼亭，

瞧沒有人，又折回來。他在山邱上注神一望，瞧見西南邊隱隱有個人影，忙上前去，見有幾分像敏明。加陵躡步到野薔薇垣後面，意思是要嚇她。他瞧見敏明好像是找什麼東西似地，所以靜靜伏在那裏看她要作什麼。

敏明找了半天，隨在樂亭傍邊摘了一枝優鉢曇花，走到湖邊，向着瑞大光合掌禮拜。加陵見了，暗想她爲什麼不到瑞大光膜拜去？於是再躡足走近湖邊底薔薇垣，那裏離敏明禮拜底地方很近。

加陵恐怕再觸犯她，所以不敢做聲，只聽她底祈禱：

『女弟子敏明，稽首三世諸佛：我自萬劫以來，迷失本來智性，因此墮入輪迴，成女人身。現在得蒙大慈，示我三生因果。我今悔悟，誓不再戀天人，致受無量苦楚。願我今夜得除一切障礙，轉生極樂國土。願勇猛無畏阿彌陀，俯聽懇求，接引我。南無阿彌陀佛。』

加陵聽了她這番祈禱，心裏很受感動。他沒有一點悲痛，竟然從薔薇垣裏跳出來，對着敏明說：『好朋友，我聽你剛纔的祈禱，知道你厭棄這世間，要離開他。我現在也願意和你同行。』

敏明笑道：『你什麼時候來底？你要和我同行，莫不你也厭世嗎？』加陵說：『我不厭世，因為你底原故，我願意和你同行。我和你分不開，你到那裏，我也到那裏。』敏明說：『不厭世，就不必跟我去。你要記得你父親願你做一個轉法輪底能手，你現在不必跟我去，以後還有相見底日子。』

加陵說：『你說不厭世就不必死，這話有些不對。譬如我要到蠻得勒去，不是嫌惡仰光，不過我未到過那城，所以願意去瞧一瞧。但有些人很厭惡仰光，他巴不得立刻離開纔好。現在，你是第二類底人；我是第一類底人，爲什麼不讓我和你同行？』敏明不料加陵會來；更不料他一下決心就要跟從她。現在聽他這一番話語，知道他與自己底覺悟雖然不同，但她常感得他們二人是那世界底命命鳥，所以不甚阻止他。到這時，她纔把那前幾天底事告訴加陵。加陵聽了，心裏非常喜歡，說：『有那麼好的地方爲何不早告訴我？我一定離不開你了，咱們一塊兒去罷。』

那時月光更是明亮，樹林裏螢火無千無萬地閃來閃去，好像那世界底人物來赴他們底喜筵一樣。

加陵一手搭在敏明底肩上，一手牽着她，二人並肩而行。快到水邊底時候，加陵回過臉來向

敏明底唇邊吻了一下，他說：『好朋友，你不親我一下麼？』敏明好像不會聽見，還是直地走。

他們走入水裏，好像新婚底男女攜手入洞房那般自在，毫無一點畏縮。在月光水影之中，還聽見加陵說：『咱們是生命底旅客，現在要到那個新世界，實在叫我喜樂得很。』

現在他們去了！月光還是照着他們所走底路；瑞大光遠遠送一點鼓樂底聲音來；動物園底野獸也都爲他們唱很雄壯的歡送歌；惟有那不懂人情底水，不願意替他們守這旅行底祕密，要找機會把他們底軀殼送回來。

## 愛之謎

白序之

去年夏天，我同一位舊同學繼武君，在潞河一個學校裏避暑。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早年畢業的所在，所以我們對於他總有一番戀愛。每年暑假，或其他放假的日子，必得和他流連幾日，纔覺得滿足我們的慾望。大概我們的心，也是一般戀慕母校的人們，可以表同情的。

繼武是一位體魄堅強，而富於推理的人。對於世事，看得明透了解，輕易不為感情所動，所以他的性情，比較地恬淡一些。我一見他常有一種不可名的畏懼，而他的眉目總含有一種深邃的憂鬱，和不可測的痛恨。

一天的傍晚，太陽臨去的餘光，瀉在青棵碧草的上頭。樹林高閣都浸在醉醺醺的太陽餘瀋裏。涼爽的南風，習習地自湖面吹來，一天的暑氣全被他吹散了。此時繼武和我在院中間步，看看

院中的花，望望遠處的湖山，真饒十分趣味呀！

我們正被自然吸引着，忽聽見嬉笑的聲音，從背後傳過來。他回頭看時，就認得舊同學謝芝璞君領着他的小孩子，同着他的夫人，從樓頭轉過來了。看見我們就脫帽施禮，我也恭恭敬敬脫了帽，問了一句寒暄。繼武卻略略地點一點頭，謝君夫人也靜微微地答了一笑，就走過去了。迨他們去遠，我的注意力早移向別處去了。偶一回頭，繼武兀自呆呆地望着他們的影兒，動也不動，兩眼只顧出神。當時就動了我的好奇心，用客觀的態度，去觀察他們。移時他們轉過屋角去了，人影不見了。就聽繼武低聲說：『唉，孽障！』

這一句話，好似一柄鑰匙，突然開了我的祕藏寶庫，暴露出舊日的疑團來。

我於是說：『喂，繼武，你又想甚麼呢？』他被我一問，吃了一驚，雖然極力掩飾，也會瞧出他的頹喪的神情。他說：『沒想甚麼。』口裏這樣說，眼淚珠兒卻繞着眼圈兒滾了一周，移時，又笑了。我記得四年前，當我在本校讀書的時候，在一個春光明媚的早晨，一個齋夫笑迷迷地走進來，遞給我一個紅帖兒，我一瞧就曉得謝芝璞君成婚的請帖。第二天正是禮拜六，約在十二點鐘，



有十幾個同學聚攏來，我們的班長越璞穿得齊齊整整地，對衆人說道：『今天我們給老謝道喜，非讓他將新娘給我們引見不可。』大衆同聲說：『對，一定。』越璞忽向人叢裏用眼睛瞧了一個遭兒說：『怎麼，繼武今天爲甚麼沒來？』大家互相察看，果然我們友伴裏，少了繼武一人。有的向着臥房喊道：『繼武！繼武！快出來呀！繼武，我們等你呀！』抗着喉嚨喊了一會兒，只見走來一個就向他房中跑去，也不見他的蹤影兒。忽一個用手指道：『他來啦！他來啦！』大家舉目看時，只見一位身穿粗布藍色大衫，戴着一頂青色氈帽，直蓋到額前，連眼睛都遮上了，彷彿到甚麼紀念日，以誌哀悼似的。大衆見他來了，也不容分說，或推或挽，就擁出校門來了。

謝芝璞的家，離學校不遠。在路上走的時候，有的說，有的笑，都現出一副愉快的氣象，表示人間配偶的喜慶。月下老人的功德真無量哉！

我走着就理會繼武只低着頭趑趄地向前走。

我當時想着：婚姻本是可喜的事，因爲天上多了一對同命鳥，在地上又成了一個眷屬……然而東家的一個男，西家的一個女，無緣無故撮合在一起，過他們茫茫家庭生活……實在月老

命定的啊！

『恭喜謝君！』我們齊聲說；而繼武隱在衆人背後低頭不語！

庭前紮着五彩，院中插滿香花，賀客紛紛，都呈着一副笑臉，似乎都表示說：『婚姻是人間快樂的事呀！』

少時女伴扶着新娘出來了，頭上蒙着一幅細紗，在頂上打了一個花結，引着兩端直垂到地下，手裏拿着一簇鮮花，手指上隱隱約約地露出那婚戒的光芒來。我細看她的面容，一縷幽情裏，卻含着無限的愁意！

大衆對着新娘，一個一個見了禮，最後只見越璞從人叢裏拉過繼武來，高聲道：『這位是繼武先生，年十九歲，按年齡比謝先生少兩歲，來見謝嫂嫂。』他的話沒說完，就見新娘感受甚麼精靈似的，顏色白一陣紫一陣，彷彿有一件東西，起於她的心裏，撞到她的臉上；受了意志的裁制，又回到心裏；至終，從那一雙大而且深的眼睛裏，合着液體迸出來了。她趕快低下頭，轉身回去了。回頭看時，繼武早走人人叢不見了。

寡情的羣衆，也不留心這事，對於這可異的事實，也少用同情的心去考究，社會實在是一個絕大的謬網，包容一切的謬誤！

從那日起，我的心象裏，增了一份懷疑，這種懷疑是無法解釋的，因為我不能找誰去問，更是明確的，因為感覺所給我的「資料」，是人所共認爲事實的。

這以前的事過去了，當時的新感，又將我舊日的疑團勾起來了。

我兩隻眼睛覷着繼武，要待問，卻說不出口。

我們又在院子裏繞了兩個圈兒，紅日漸漸沉下去了，白日裏奔忙勞苦的萬有，也休息了一輪皓月，浩浩蕩蕩地自地平線上昇起來，一切都寂靜了，只剩得蟬聲滿樹，和遠村互相唱和的犬吠。

我從屋裏搬出一張桌子，放在院裏，兩把椅子放在兩旁，用燎壺燒了一壺滾湯，泡了茶，放在桌子上，我們兩人各斟上了一盃，放在手邊，我向椅子背上一靠，拿著一柄驅蚊利器，且扇且飲，我故用有意無意的腔調，問道：『繼武你看，那年我們在校的時候，老謝纔成了婚，一轉眼就會有偌

大一個孩子啦，光陰好快呀！

他微微歎了一口氣，只不做聲。

我又說：『生命如流水，這話是不錯的，按着他的步驟，一程一程地流過，其中雖經過許多坎坷挫折，流到盡頭，也分不出你是黃河，我是長江，早在大海裏歸一了……這樣人生何必愁，又何必自苦呢？』

他將身體略一轉側，顏色一動，說：『這話也不錯的，但生命流在中間，一傷了他的感情，總是悲苦的，人既不能脫離感情，也不能解脫煩惱。』

『不然，』我緊接着說，『有人說，憤怒，悲觀，是人的弱點，但是我說一切的感情，苦痛，無論恨惡，或愛情所生的，都是人生的劣點，是應當拋卻的。』

他當時笑了笑說：『好一個過激主義！你怎會抗得過愛情呢？』

我還繼續說：『愛情就是苦——「愛之深，痛之切」所以我不知有愛情，也不知甚麼是痛苦！』  
他被我這句話挑撥得耐不住了，望住我笑一笑，拿起茶來呷了一口，對我說道：『我原是一

個最富於感情的人，因為一件事，便知道愛情也會因着時間境地變遷的，所以現在我感情的觸動，有些不靈。雖然偶一接觸，也會受反應的，但移時就化為冷靜了……你願聽我一段歷史嗎？」

我說：『是的。』

他於是將扇子搖了幾下，說道：『瑞雲是離我家不遠的一個女子，和我妹妹同學。我小時也常和她一塊玩耍……然而這不過表面相識。後來我在中學的時候——我那年是十八歲——有人對我們的父母給我們提親，因此我們以後見面，就不像從前態度的自然。然而默默中卻生了一番關係了。我父親因我還沒有成了，就將這問題束之高閣了。後來過了半年，聽說瑞雲的母親，要將她嫁給別人，我不知怎地，心靈裏驟然受了一番震動。後來聽說她抵死不願，於是我心纔場下了。』

『過了一個月，無端風浪又起來了。瑞雲的母親，受了金錢的運動，就將她許給……我們學校的一個學生。事情垂成了。瑞雲有一天晚上，哭着對我妹妹說：「妹妹呀，我無緣到你家裏了！」狂風捲着巨浪，互向我這小舟潑來，唉！可憐我這孤帆，掙扎不得，橋傾了，楫斷了，只得隨風

浪漂流，沉淪在社會的黑海裏罷！」

「事情完了，我們的愛情也算告一段落……誰知不然呢。」他說着將冷茶傾了，又斟上一盃熱的，飲了一口，還繼續說他的話。

「有一天我到郭元家裏下棋，在內室有幾位婦女做針黹，我並未理會有瑞雲也在裏面。我們只顧說笑地下棋，過一小時，我就走了。後來我聽郭元的母親說：「真怪，繼武一來，瑞雲過一會兒就哭了。」」

「從那天起，我的精神就受了一種暗示，從我的靈府裏發出一種細微地聲音，「瑞雲哭了，你呢？」」

他說到這裏，他鼻腔裏也有些哽咽的樣子，彷彿還含着餘痛似的。

此時的月已爬到碧空，在廣大靜寂院裏，只照着我們兩個人兒。

良久，他也說不出一句話，我於是徐徐微吟道：「數載疑團今夕破，解鈴還須繫鈴人！」

他驚問道：「然則你已知其中底蘊嗎？」我也笑說：「因為我不知底蘊，所以懷疑四年了。」

於是將我的觀察所得一一告訴了他。

以後他又說：『她嫁謝芝璞之後，偶然看見我，就遠遠趨避。我也具着同樣的心理。後來我想竟因爲一線情絲，就牽動兩人的懷思和悲苦，是愚拙的。況且那情絲又繫住了別個，其中又何必再加上一個我，以至成三角式的戀愛，悲苦是免不了的。我這樣想，意態就冷淡了，那無形痛苦也沉澱了……也真怪，瑞雲自生了小孩之後，也對我改了她的態度，唉，孩子實在是愛情的障礙物啊！』

此時屋裏的時辰鐘鏘鏘地打了九下。

我的懷疑完全解釋了。我想愛情好似春風，一經吹來，花也放了，蝶也來了。等到換了一陣秋風，花兒落了，蝶兒也隱了。然而暖窖裏的花也會開的，果也會結的——但見她花開了，果結了，那能再想蝴蝶的多情，春風的甜蜜呢。

## 幻影

白序之

在我們圖書室的牆上，挂着一幅油畫。去牆不遠橫着一個長案。我每據在上面看書的時候，偶然一擡頭，那一幅油彩風景畫就映入我的眼瞼裏；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覺地就移在他的上面。這樣我當讀書倦乏的時候，就會效「臥遊」的故事，兩隻眼睛與那畫中人物，作為遊春的伴侶了。

沉寂的天顯出靜默景色；一道小溪潺潺流着；一架小橋圍着石欄橫在上面。一對優秀的女子，一長一幼，前後在橋上走着，露着淡漠的神情，望着那不斷的流水。那一副幽閒恬靜的態度，襯着那綠森森的背景，越顯莊嚴。我想……默默地想「啊，用這冷眼觀事，那裏還有世界！」橋後松垣一圍，繞着一間古刹，就那綠樹叢裏，擁着那紅嫩嫩地晚天景色，隱隱約約地飛着幾隻小鳥，展着雙翅，彷彿叫着同伴歸巢去了。



這些景象一縷一縷地活現在我面前；在我的腦海裏，深深地印了一個痕跡。那在前邊年紀稍長的女子，所顯的沉思面孔，更惹動我的注意。後邊的那活潑爛漫的小女孩子，牽着那女子的手，扳着笑靨，也不知說些甚麼？我坐在一把椅上，緊靠着椅背，凝神默想！

『呀，這座小橋，流水，和人物，在我心識裏很熟識的。』忽然一種觀念撞入我的心潮，渾身打了一個寒噤，似乎要哭出來，急忙凝神沉靜一會兒，使情緒慢慢濾過，纔將我那歷史上片段生活的反射，輕輕放過去。然而那一種餘痛，懶淡世事的情腸，是不能拒絕使他不來的。

無意識地就將我的頭和臂一齊俯在案上，竭力想排除這種思想，無奈那小橋，流水，綠柳，斜陽，和那兩個女子只管奔湊了來。我不知受了甚麼魔術，將我生活歷史又重新溫習一遍，於是恍惚惚，我的生命，又回到他十年前的世界。

\*

\*

\*

\*

我自幼就與阿英同在一個教會立的小學校讀書，常在一處玩耍。每逢遊戲的時候，我總喜歡和她爲一夥的。有一次我們得了勝，就有一位年紀稍長的姑娘，笑着說：『恭喜，你們一對小情

人！那時我也不大明白她的話，然而我們兩人的感情，較別人格外濃厚些。

我常到她家去看她；她也有時來找我，因為我們都是家庭裏的長子，所以都得父母特別憐愛的，每日給我們三枚銅子，作點心錢。我每見那些孩子們，在下課休息的時候，懷中掏出些點心，麪餅，或花生，靠着牆壁吃，很透着不雅。所以我與阿英商議，將每日的錢，留到星期六日晚上，共同買些東西，請一些朋友在她家院子裏的大槐樹下，開一個茶話會。如此，我們過了好幾次。啊！那真是快樂的時期呀！

無情的日月，轉着他們的大輪，卻將我們分開了。過了三年，我們都入了高小學校，相隔很遠。而且學校的規則，非星期不許她回家。有一次在星期六晚上，我跑到阿英家裏，問她母親說：『阿英明天回家麼？』她母親說：『是的，你有甚麼事呢？』我那時無話可答，又怕露破綻，急忙去包裹，掏出一隻折作兩半的石筆來說：『這是她求我買的。』

一個星期的晚上，我帶着我七歲的弟弟，向城外遊玩，走過一座小橋，下到河邊，兩行垂柳，夾着一道小溪，伸着他們的枝葉，搭成一條翠洞，綠茵茵地草，氈毯一般鋪在上面，新生的蒲劍，迎風

搖曳，好似飛舞的裙帶。透明的河水，漣漣的流着，裏頭的碎石破磚，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有時一尾小魚，泫然一躍，作一小響之外，毫無聲息。信步走着，兩眼不住的出神，忽然背後一聲叫道：「明三哥，你往那裏去？」我回頭看時，卻是阿英領她的妹妹從小橋那邊走過來，我笑道：「我和我弟弟上自流井喝水去。」說時阿英領着妹妹下橋來，我卽住了腳，待她走近，我好似要有許多話對她說，誰想此時，卻一句說不出，張着嘴不知說甚麼纔好。幸虧她很乖覺，看着我神情說：「我們也上自流井去。」

我們坐在井旁的一個大石頭上，兩個小孩子，只顧在草地上亂跑。當時我問她學堂裏的事，她一一地告訴我，漸漸我們不知恁地談道關乎宇宙的問題，她忽然向我道：「人生歲月真是迅速呵！再過幾年，你東我西，又不知誰要遇見甚麼景況哩。」當時我也不留意她的話，而我的心靈裏彷彿要疑惑當時的情景虛幻似的，兩眼不住望着她要得一個真切事實的證據，我又拉着她的衣襟，恐怕他被時間奪去。但是，可哀呀！我們當時的談話終成了歷史上的一段影片！

她在我們本地，又住了二年，就搬往別處去了。以後聽說她中學畢了業，到前三年，聽說她因

着家庭的壓迫出嫁了。

一天，我因有事上漢口去，車上擠滿了人，我只好往前面車裏找坐位去。剛一進車的門，就看見一位年青女郎同一男子在裏面坐着。那女郎的黑眸，大眼，和玫瑰般的雙頰——是我會熟識的——忽然對着我起了一種精神上的反應。我似乎被宇宙奧秘迷漫了，心的跳動，頓然加了速率。口裏要說，只說不出，愣了許久，手足也失了自然的位置。只見她略略地向我點一點頭，淡淡地，向我道一句寒暄。我指望她或者親親熱熱地說些離別話，誰想她兩隻眼睛望了望那個男子，就轉向別處去了。當時似乎有些東西起自我的胸間，刺入我的腦裏，又回到我的面上，欲哭不得，欲笑不能。我眼睛上蒙了一層雲霧，覺得宇宙一切都迷離惆恍！

城外的小橋，依然架着，小河的水還是漣漣的流着，綠柳青蒲，依然如舊，而我生活那最美的片段過去了。『然而那有何妨呢？』我有時對我自己說：『人生不都是若干片影集合的麼？得意的事也有，失意的事就沒有麼？這些事體都是我生活全部不可少的資料，我怎能截去那些失意

的段落，獨留着得意的事呢？……雖然這樣想，然而我那火熱的心腸，只換來冷淡的面孔，怎能不咳，事情過去了，何必追想，又何必再看他是真的呢？」

以後有半年多的工夫，有時自己爲自己解釋，有時我的感情和理性辯論起來，只好任他們激打，真正的我，卻作了一個第三者。

去年夏天，太陽的火鏡，在西山叢裏藏了，東邊綠樹梢頭，推出那輪冰盤似的明月來。蹶着她的冷眼，從枝葉空兒裏偷偷地將她光線射了來。我獨自一人信步到河邊，看着游魚，聽着流水，心中頗羨慕他們自然的神趣。正凝想間，忽然一塊大石——就是我會與……說話的所在，湧現我面前，反射着陽光好像和我表舊情似地，我看着他搖着頭發一聲冷笑。

\* \* \*

風吹門動，砰然作了一個大響，我的回想，驀地被這聲音打斷了，慢慢地擡起頭來，揉揉我的雙眼，看那幅畫圖，仍然是小橋，流水，人類，樹林——真好一個片影！我看着他們不覺微微地笑。

